

第一套) 創刊號 乙-6
1943年 (共6年)
R (810.5
130.6

天下

創刊號

天下出版社印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司公車客輪三

租出造製營兼



飛達

日日之名日日



中國商業銀行

專營銀行一切業務

行址：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話：總機一三四五〇

菲美咖啡

市全霸稱



跡絕已業品來舶
用採已皆店飯大

行公司公美菲

四川路六六 電話 一三六 〇一 成都 總發行

B.H.B.

衣兩牌

售均司公大各



山水、人物、思想、半月刊
每逢月之一日及十六日出版

天下

創刊號目次

卅二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本期零售每册十元

卷首小引

編輯室(三)

天下之道

文拙(五)

雙調望江南(詞)

宣閣(六)

古今思潮點滴

魯公(七)

從三笑說起

馮柳堂(九)

藍天

胡山源(一三)

午夜翻書記

趙君豪(一四)

浮生若夢？(劇話)

葛家良(一六)

天下半月刊 創刊號 目次

上海第一區特警處登記證 C11101
國民政府宣傳部登記證已在聲請中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顧問 趙君豪

社長 李賢影

主編 葉勁風

編輯 孫恩霖

發行人 蔣槐青

出版者 上海泗涇路廿四號
天下出版社
電話一七〇四一號

印刷者 大沽路三六三弄四〇號
國光印書局
電話三三七四三號

總經理 南京路慈淑大樓三六號
商社書報發行所
電話九二三三四號

本外埠各大書局報販均有出售

本期售中儲券十元 聯準券二元

預半年一百廿元 全年二百四十元

定費先惠 優待七折

哥兒……………風人(一八)

長篇
傳記
流犯餘生記……………唐牧譯(一九)

初訪蓋叫天……………靜軒(二四)

柿餅……………倩瑜(二七)

介紹日本婦女……………路培華(二九)

芬京的生活……………沈翊鷗(三〇)

人生
信箱
又想念，又怕見……………信箱部(三二)
好惡的小婆子……………信箱部(三三)

三眠(長篇小說)……………葉勁風(三五)

閒說天下……………蔣槐青(三八)

徵稿簡約

- 一、本刊歡迎投稿
- 一、來稿概須繕寫清楚，並註明詳細地址。
- 一、本刊性質以文藝及知識為主體，趣味為經緯。
- 一、內容——縱的方面——以山水，思想，人物三者為主。橫的方面——不限體裁，諸如專著，論述，小傳，訪問，小說，詩歌，遊記，特寫，報告文學，小品隨筆，皆所歡迎。
- 一、來稿揭載後，千字奉酬四十元至六十元。於每期出版後一星期發出。
- 一、譯稿無論直譯，摘意，改作，請示原著出處，年代，作家名稱，附以引言介紹尤佳。
- 一、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為著譯者保留，惟本刊於另行刊印文集時，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
- 一、投稿人除由本社奉酬稿費外，並贈刊登該稿之本刊一冊，補白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一、來稿非經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寫明通訊地址之信封外，概不退還。
- 一、來稿請逕寄上海泗涇路廿四號天下出版社收。

廣告刊例

地	位全	頁半	頁三分之一
底封面	三〇〇元	一六〇元	一一〇元
正封裏	二五〇元	一三〇元	八五〇元
底封裏	二五〇元	一三〇元	八五〇元
正文前	二〇〇元	一一〇元	七五〇元
文字中	一六〇元	九〇元	六〇元

廣告銅鐸版概由客戶自備如欲代辦按賸市值計費

卷頭小引

·編輯室

本刊宗旨籌備經過計劃情形等，都在「閒說天下」中一無隱藏的說明了。這篇「閒話」，也够表示了我們是如何的公開。

編輯室同人，力薄識淺，籌備日短，匆匆付刊，材料方面，當然談不到滿意。惟自茲以往，當盡同人心力，儘量向好的方面做去，以副讀者的殷殷期望，及愛護的熱忱。

「閒說天下」中，談到本刊內容，發表「言中有物」的口號，此處特再提出，略加引申之。

所謂「言中有物」，此物並非長鋒利刃，亦非明槍暗箭，更非捫之生稜，視之有芒的教訓或刺戟品。同人希望此物是閱讀諸君所期待的一頓精神食糧，而且點點滴滴都含有够單位的生活素。

此外對於本刊內容的橫斷面，也在此處複述一過。本刊的內容材料縱的方面是「山水，人物，思想」三項；橫的方面不拘拘於體裁的小節，只希望篇篇都是藝術的結晶。散文論

著也好，小說詩歌也好，自述報告也好。

關於「山水」一類，我們歡迎名山大川的游記，旅行遠足的見聞瑣錄。對於一草一石，別有心領神會的賞識的，我們極其歡迎，只要不是借題發揮的無病呻吟。我們願意顧到「言中有物」的口號。

關於「思想」一方面，我們希望得到精粹的文藝創作；同時歡迎忠實雅潔流麗的譯品；對於改作，濃縮，節譯，等等作品，也是我們期望惠臨的上賓。

我們渴望對於名家思想的分析，名著的橫剖，名文的批評和介紹，名片名劇的欣賞推荐。至於時運背晦，流行不廣，以及特別不受觀眾歡迎的影片戲劇，如同文有碩見真知，議論確鑿，我們倒願意開誠發表，不敢說代作不平之鳴，倒是心甘情願表示我們的一片同情。

關於「人物」一項，我們倒不一定拿大人物作對象。而且我們這「人物」二字，是當作普通「廣義」的用法，並不一定指有字號的人物，這是我們要切實聲明的。

譬如我們各人自己很多難得够上字號的，但本刊却歡迎這一類同文的自傳，自我報告，等等。如係「訪問」，我們所認定的對象，不

以地位聲望為準則，只看他對於社會或某種的貢獻而確定取舍。

我們熱誠的歡迎學界，工界，商界，社會各團體服務界的「經驗之談」，「自我報告」，「速寫」，「特寫」，等等。但希望不是空洞之談，而是「言中有物」。

這裏附帶宣佈我們所開關的兩畦園地，都要實地的經歷，實話實說：

甲·「特寫鏡頭」；內容如下：

- (一) 最恐怖的一幕；
- (二) 意想不到的巧合；
- (三) 最得意或失意的一刹那；
- (四) 一件苦鬥的成功或失敗；
- (五) 最可留戀的一頓；
- (六) 值得一提的經過；
- (七) 上當，或吃虧，或無法解釋一次誤會；
- (八) 九死一生的大遭遇。

乙·家主婦的心得，範圍列下：

- (一) 關於家務管理的；
- (二) 關於子女教育的；
- (三) 關於經濟打算的；
- (四) 關於家庭副業的；

(五)關於親朋應酬的；

(六)關於縫紉烹飪的；

(七)關於消遣娛樂或修養的；

(八)關於醫藥衛生的。

以上兩種特寫，以一千字左右為範圍；稿首須注明「特寫鏡頭」，「主婦心得」園地字樣。報酬以篇計。

記者Y。

關於本期的文字，應請讀者注意的，文拙先生的「天下之道」，從孔孟儒釋以及新教的學理，解釋道之何以為道，一看而知為文章老練，學養深堪之作。

「古今思潮點滴錄」及「二千五百年人物小誌」，是本刊的特殊小貢獻，讀者幸為留意。惜「二千五百年人物小誌」一文，為篇幅不敷支配，不得已留待下期發表，敬向作者致歉。

柳堂先生的「從三笑說起」，文字輕靈，致註淵博，關於「三笑」中的人物，給予我們正確的啓示。插圖數張，俱為不可多得之珍品。馮先生為博學之士，文章樸茂靈活，亦莊亦諧，諷而不虐。平素絕不為其他刊物治文，今允本刊之請，經常撰述，曷勝榮幸。

胡山源先生的「藍天」，畫出了內心情緒

的輪廓，確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的情緻。君豪先生的「午夜翻書記」，述作者整理書室的逸趣，並告訴我們應及時為學。書籍雖是「身外之物」，能得其精髓，「靈魂才能得救」。

「浮生若夢」是篇劇藝特稿，葛君是位優秀的青年作家，文字清新曲麗，不可多得。是篇從「浮生六記」的話劇檢討沈三白夫婦的生活藝術，與生之意義。本刊今後將每期有篇劇藝的特稿，請葛家良先生執筆，必能勝任愉快。也可說本刊小貢獻之又一種。

「流犯餘生記」。是一部近代名作，記述實地經驗，「西風」及「英文文摘」都會簡短的介紹過。又經唐牧先生切實文雅的譯來。引人入勝。唐牧君是「西風」健將之一，讀者明眼，想毋庸筆者多曉舌也。

「初訪蓋叫天」，非尋常訪問，著者計劃擬將此一代表藝宗之絕技，一一鈎畫分析，以餉同好。

「日本婦女生活」一文作者，留學日本多年，卒業於東京女子大學，戰時返國，對於日本社會情形透視甚深，前更為朝日新聞婦女界長期寫稿，頗為讀者珍視。本文實不可多得之作也。

「芬京的生活」給我們介紹了冰天雪地的北歐情境，著者亦為「西風」老將。「饅頭山」係前中華職業學校文學班的成績。該項成績，本由全級公議刊單行本，後同學風流雲散，出版未果，存稿擬按期在本刊陸續發表。稿費暫存本社會計處待領。希文學班同學希源源惠稿，並將地址見示為盼。「柿餅」實非柿餅，僅為社會醜態之一種耳。

長篇小說「三眠」係作者息隱十餘年來的精心力作，驚奇緊張的場面，徐徐展開，讀者幸注意焉。

人生信箱為解決青年人生問題的鎖鑰，解答者學養豐富，執筆嚴謹。青年為最苦悶的時期，本刊不敢以「導師」自詡，却願盡切磋商討的責任，略貢一得之愚。

創刊號付排的稿件，超出了一倍以上，珠玉紛披，使我們亦驚亦喜。除已發而未能刊出的外，更有後來諸家傑作多篇，只得留待下期刊出，敬向諸作家致歉。猶盼源源惠稿。

敬請讀者諸君，不吝指教。如對本刊認為有什麼缺點，請不吝氣地告訴我們；如認為有什麼優點的話，亦請介紹給你的親戚朋友閱讀。祝諸君健康！

記者T。



天下之一道

文拙

提到「道」字，偶然想起兒時聽來的一則故事：

「昔日孫行者求道，聞人說，若得太上老君一粒金丹，即可了道成仙，乃謁老君。老君見是一隻獼猴，即道：『呸，夫道，參天地，奪造化。惟人可學。爾畜類耳，雖服金丹，縱然化去橫骨，亦儘能口吐人言，仍是畜生。』行者想道：『金丹一粒可去橫骨，二粒必可成人體，三粒了道，四粒當可位列仙班。老君如此小器，求必不肯見賜，莫若偷。』一日乘老君不在，果然偷得一把金丹；吞下之後，以為必定脫胎換骨，了道成仙。豈知金丹在腹，翻騰不已，攪得腸胃生痛，一陣大瀉之後，跑到水邊一照，仍是一隻毛臉猴子。……」

莊子寓言說，東郭子問道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在屎，溺！』……

道在屎，溺？屎，溺，是什麼？道是甚麼？是屎溺中有道，還是道跑到屎溺中去的？我似固然明白莊子的寓意，說明「道」是無所不在的意思，但不明白談道的時候可作譬解的東西很多，為什麼單單要提到這兩件東西？

然而道究竟是什麼？

根據字義而說，道就是「路」，大路，小路，羊腸曲徑，獸蹊鳥道，水路，旱路，甚至海底潛徑，天空航路，等等。換句話，只要行得通，達得到，就是路，也就是道。又說道就是「理」，所以俗話把「道理」二字連在一起——有道理，——毫無道理，……不成道理……，等等。那是說

有理就是道，無理則不是道。又說凡可施行的方法就是道。方法二字含有「科學化」的意味；有方法則事易行，目的可達；不合方法，那就是橫行蠻來，於是則不能成事。……

中庸說「率性之謂道。」照數學的公式排列即「率性||道」。如此說來，我們只要找出「性」是什麼，怎樣的率法，就知什麼是道。但書上第一句明明說的「天命之謂性」；「天命」就是性。那麼，天命又是什麼？照朱熹的注釋是「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這樣，照科學說法，所謂天，就是「大自然」；命，即命令；天命，即由天所命，換而言之，即大自然命定的，——也就是說，性就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東西。

但又有孟子「性善」，荀子「性惡」之說。那麼，性究竟是善還是惡呢？這個我們也用不着巧辯。我們再看春秋繁露的幾句解釋就可明白：「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引申一句，性亦未可謂惡。這是很合邏輯的。可以說性本無善無惡，就是那麼一個自然的東西，染上善就是善性，熏上惡就是惡性。王充論衡所說「性，生而然者也，」意思正同。

怎麼「率」呢？率就是遵循。囉嗦了這一大堆，原來所謂「率性之謂道」，就是說遵照「自然而然」做去就是道；一絲不可勉強，一毫也不得矯揉造作，更是一點也不能胡行亂來。

佛祖釋迦牟尼所傳佛法，最高的陳義，或說最後的目標，乃是菩提。這菩提就等於儒門的道，和道門的道。菩提是什麼，就是「佛」，其涵義就是「覺」；覺中又分爲自覺，覺他，覺行圓滿。這是成佛的三部曲。照

佛典上解釋，所謂自覺，就是自己「參悟本性」。這一步工作就是成佛的基礎。有了這初步工作，才能覺他，即慈悲廣大，普渡衆生；於是才能覺行圓滿。然而參悟本性是什麼？還不是一「率性」的意思。

就拿歐美所最崇拜的一本書「聖經」來說，揭開第一頁，劈頭第一句就是「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根據譯本）。原來「道」就是上帝。那麼上帝又是什麼？這照基督教的舊式說法，上帝是一位神，神是「無所不能」，「無所不在」。這無所不在的說法倒與莊子的「道在屎溺」巧相關合。

可是新教徒說這種說法太不科學。他們主張所謂上帝二字即是一種代名辭，如指地球而說，代表「進化」；如指宇宙而說，即代表「自然秩序」，或即是「大自然」；因星球的運行如此不息，必有一種無上威力管理着，否則定要一場糊塗。這無上的威力是什麼？即是「自然秩序」；宇宙無數星球相吸相拒，各自運行，都是遵循這自然的秩序。小而言之於地球上的一切新陳代謝，生死冥滅，也是遵照這個自然秩序，自然進化。這秩序或進化就是上帝，也就是道。

照這種種看來，這天下之「道」還是一個道，不過各有說法不同。天下之「道」既是一道，而道又如此如彼的範圍廣大，權威無比，像我等這塵渺而小之人，生活在道的範圍中，除了遵循道的理路而行之外，還能弄得出什麼別的花樣來？就是想弄花樣，還不是像孫行者在佛祖掌中翻斛斗，自己雖以爲一下翻過了十萬八千里，倒底不出佛祖掌心的範圍，終且壓在山下，不得翻身。

當然只好遵道而行。遵道就要率性；可又無奈我們這個性有些率不得，因爲世界是惡的，我們的本性已經變質了。正如書經所說「人心惟危」。因爲人心惟危，所以道心也就縱「微」；微就是小，由小而衰，由衰而隱，由隱而消失。

哲學家說，凡對於宇宙現象，人世問題，不照「真理」解說的，等於戴了顏色眼鏡說話。其然乎？……

「孫行者後來皈依了我佛，忽地想起偷食金丹的一回事，問於佛祖如來。如來說，『善哉善哉！』金丹自金丹，爾自妄解老君法旨，一味攪來，其不立地涅槃，真是祖宗有德咧。」

雙調望江南

宣閣

題北護平生紀事詩一百首

傷春侶，吟墨醉欹斜，千古興亡風裏絮，三
生哀怨鬢邊花，垂老欲無家。

塵海劫，濡筆莫頻嗟，綺殿森森攀紫桂，雲
山處處擘新茶，平淡是清華。
君詩有自笑平生
太平淡更從何處

著奇文
之句

浣溪沙

宣閣

惜誦年華鏡裏姿，夜涼應困小腰肢，惱人無
限是心期。膩語喚回襟上淚，深情間寫茗邊
詞，看雲榭閣立多時。



古今思潮點滴

魯公

這真是一個大胆的嘗試。古今來學說之夥，有如牛毛，即使把已經成名的具體思想，一一清理一下，也可編成一部巨大的「學說百科全書」。這不是一人的精力和學識可以担任下來的。這裏只想把通常聽見，看見，用得着，已經演成學說，或流傳為「主義」的思想，搜集一些。不限門類，不列秩序，簡短敘述幾句。不敢說供識者的參攷，亦僅聊充篇幅而已。

古典主義 文學家，美術家，甚至音樂家，都有一個派別。這派別的發源，多以古時的希臘羅馬為正型。到了十七至十八世紀這一個時期中，有一大部分的文，藝，作家們，他們認定了希臘羅馬文藝的三原則——一，形式完美；二，表現品，或是寫作，或是繪事雕刻，或是音樂，絕對莊嚴工整；三，情緒健全平衡，即不偏不倚，不激不怠，——就以這三個條件為標準。他們的理由，以為任意創造，不如做古，所以成了古典派，Classicism 奉守古典主義。

浪漫主義 十七十八兩個世紀的文，藝，作家們，大多數進了古典主義的範疇，其他的零碎作家，只有鬱悶，而無力反抗。但在有意無意之間，把他們的鬱悶情緒，發之於詩歌，譜之於音樂，表之於美藝。當時的古典作家，和一般社會，當然視這般人為不入調的怪物。誰知這就伏下了反抗古典型的種子。到了十九世紀初，這些微小的種子漸漸地發揮了實力，膨脹起來。這一來，反抗的理論，漸漸影響而深入了古典派的後方。他們想：「我們為什麼要克制我們自由的情緒？為什麼把一

件活潑可愛的心血結晶，弄成一種死板的模型？為什麼把一篇好好的文章或一段音樂，或一件藝術品，弄得篇篇件件像模子裏澆出來的刻板文章？

他們的口號是對於合理性理想的事物，凡值得憧憬的，對之應有讚美頌揚的精神。世界雖說惡而且陋，但總有牠的美處，至少也應該懸一個富美的目標。所以他們就努力準備推翻古典派是所以為圭臬的三原則，而樹立了浪漫主義。這浪漫主義的表現，是認定文藝與美術音樂，應當是人生最高的意義，只要能夠發揮，就應當儘興；何必專門追求格調的過分嚴整，而把應發揮的情緒盡量壓制着！所以他們頌揚人主，讚美英雄騎俠，渲染情潮恨海。浪漫 Romantic 一字，概括着酣嗜，放縱，幻想的，虛擬的，情感的，美好生動的，等等意味。

自然主義 浪漫主義出頭逞威的時候，不到半個世紀——大約十九世紀中葉——又激起了自然主義 Naturalism 的波濤。這一種藝術的印象都點染出來。這樣所以他們所取的題材是「現實」的，「理智」的，「客觀」的，「不重技巧」的，「實際人生」的，「平凡」的。

古典型的打扮是按照規矩的高髻，鎖領，長袖，長裙，就連臉上的胭脂都要一律依照規矩分寸，圓圓的一團；那就是一個活的泥塑美人。浪漫型的裝飾有些浪費胭脂和水粉，務必獨出心裁，巧裝打扮，好像登場的藝員，簡直失去了廬山真面目。自然型的，雖不公然掛出旗幟來反

對任何一派，他們却是一絲不掛，赤裸裸地，醜就醜，美就美，講究實際，不求炫耀。照哲學思想說，自然派是物質主義而跨進到科學的精神的境地的產物。

新浪漫主義 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以來，人類思潮的表現，一步步熱鬧起來；叫我們大眾，好像從平原一步跨進了花園，其中的色象，真是爭奇鬥豔，五色繽紛，叫我們有些目不暇接。自然主義之後，又來了新浪漫主義 Neo-Romanticism。前面說過，自然主義的思潮是由物質主義跨進了科學精神的境地的一種表現。可是這當口又興起了一般學問家們，扛起了一面反抗的旗幟。因為舊浪漫主義放縱於熱情驅策的境界內，受盡了虛懸想像的控制，離開了現實，所以自然主義派拿赤裸裸的東西一對照，就把浪漫的幻境，化於無何有之鄉了。

但是這赤裸裸不重技巧的自然一派中，有些人對於自己所表現的，感覺到直率，粗淺，幾乎脫離了藝術範圍。有了這種直覺，於是漸漸感到懷疑，由懷疑而轉到苦悶，由苦悶而生憎惡，於是就想到開闢新的領域。他們雖然受過自然主義的洗禮，可是過於原先崇拜的思想不能滿意。他們跳出了這種所不滿的桎梏，一躍而進入了超自然的境界，那就是說，不單單著重自然所重視的物質，而著重心靈，不重科學的研究精神，而重神秘直覺的體驗。他們不願在現實的區域中逗留，却要更深進一層去觀察「現實」的靈魂是什麼；所以這一派的作風，集中在凡夫肉眼看不出的真像實際，用具體的藝術表現出來。

新古典主義 「不入於揚則入於墨」，是一句經驗之談，可也不能一概而論。這裏就有一個新的思潮，不在這個經驗之談的範圍中，那就是新古典主義 Neo-Classicism。這個主義的中心思潮是什麼呢？那

真是一個笑話。他們的中心思潮，不說我們現在抓不住，就叫這一派的中堅份子來說，恐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簡直有些無理取鬧似的，因為他們對於舊的古典主義的刻板之典型，不願留戀，對於浪漫主義不屑理睬，對於自然主義既然憎惡，而對於新浪漫主義却大呼打倒，至於力竭聲嘶。不入於揚而又不入於墨；那麼他們究竟扛的甚麼招牌，掛的什麼字號呢？只有一個空白！情形既是如此，所以一般人無以名之，就稱他們為新古典主義。

「天下」徵文啟事

——我的職業生活

我們為鼓勵寫作興趣及倡導特寫文體起見，發起徵文運動，歡迎各色人等踴躍惠稿。每個人都有一篇好文章，就是把你的生活描寫出來。描寫自己是每個人最出色的作家，信筆寫出，喜怒哀樂，亦莊亦諧，你盡可不必拘謹文字的功拙。合格的稿件刊登後，酬金千字四十或六十元。每篇最好勿超過三千字。歡迎醫生、律師、工程師、工廠男女工人、主婦、傭婦、茶房、侍者、舞女、女招待、妓女、會計師、銀行員、新聞記者、嚮導女、乞丐、癮三、奶媽、護士、郵局職員、公務員、經理、大官、閒人、名流、商店老板、小職員、學徒、掮客、單幫客、和尚、道士、尼姑、苦力、電話接線生、書畫家、音樂家、警察、清道夫、司關、洋行職員、獄吏、推事、社會工作員、裁縫、皮匠、擦皮鞋生、人力車夫、三輪車夫、……各色人等參加。



從三笑說起

馮仲章

說起三笑 人人皆曉 獨我所談 或有未了

引史據傳 大題小做 豈敢云高 藐乎其藐

話說三笑，其名不一，隨彈唱者以定名，前乎此書則有金如意，寫唐伯虎與陸昭容的戀愛史，接連而下，尼姑丫頭，湊成八位，故亦名八美圖。後於此書為換空箱，唐突了文徵明，爲了獵豔逐美，幾乎悶死在空箱內，不有賊伯伯上門，險些兒送了小性命，結果還是便宜他，賠貼了一位賊妹妹。中間一部，即是三笑，寫唐伯虎追逐秋香的浪漫史。其實這部書，係從今古奇觀三十三回「唐解元玩奇出世」這回書而來。及後編爲彈詞，乃成爲九美圖，以與八美合之而成九。若照今古奇觀說來，只有一笑，彈唱者添加兩笑，遂成爲三笑姻緣，這是一種穿插，爲彈唱者所不能少。

何以彈詞書，大都托之於明正德年間？正爲這正德皇帝（武宗）說不盡種種風流，有許多作風，爲歷代帝王所無，如今讀之還覺好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何況三吳富庶之區，人才所萃，愛好風流，放浪形骸，奇形怪狀，窮醜極妍，一時風氣所趨，轉覺不可遏制。再加之唐祝本是無聊，焉得不做出許多醜態韻事，經後人穿插博會，更顯得放誕風流，無所底止。

吳中四才子，本定卓卓有名，但不是唐祝文周，而是祝唐文徐。彈詞家硬生生把一周文賓拉進去，據我所推想，當是一種生意經。因爲彈詞最重要的流行地域，爲蘇杭兩地，假使書中插入一杭州人，在蘇州說書，固然無礙，在杭州一帶說書時，倒易引起就地人的注意，所以將吳中本來的四才子徐禎卿剔出，而加一莫知所由來的周文賓，殆爲此故。

徐禎卿被剔出，或許爲後人所不知；正爲他是早世，卒之年，僅有十三，故爾默默無聞。唐伯虎祝枝山，照小說中看來，更是放浪到無可放浪，惡極到無可惡極，但兩人中祝枝山似乎較唐伯虎爲尤甚。明史有如是之批評，可見其爲人，亦可見後世所傳爲不盡虛偽。其言曰：

「吳中自枝山輩以放誕不羈，爲世所指目，而文才輕豔，傾動流輩，



傳說者增益而附麗之，往往出名教外。」

「傳說者增益而附麗之，往往出名教外，」這兩句中，包括了唐祝無限奇聞異事，大約唐伯虎點秋香，亦在其中了。不過祝枝山並不是早年即放蕩，唐伯虎還經他勸告而成業。其時尙有一位狂生，與伯虎同里，名叫張靈。唐伯虎與之交莫逆，遂縱酒不事諸生業。枝山以伯虎性穎利，暴棄可惜，乃勸之讀書，閉戶決歲，居然舉弘治十一年戊午鄉試第一，即所謂解

元是也。論科分，祝枝山是伯虎的前輩，蓋祝枝山是弘治五年壬子科鄉試的舉人，但不是解元，這一科的解元是顧清。

唐伯虎本來放浪詩酒罷引而何以類唐放誕至於此，正是有故。以唐伯虎才學，當得起才子兩字而無媿。大概有才氣的，總不免誇口大言，或者是出言無忌，這是文人的積習。唐伯虎中解元那一年的主考，是梁儲，梁儲是正德時有名宰相。梁儲自見唐伯虎的文字，驚奇了不得，歸而言諸朝士，以為得一佳士，並出其文，給學士程敏政看，敏政亦奇之。無如事有湊巧，翌年會試總裁，正是派着程敏政。唐伯虎進京會試，有了知己座主



的梁儲，復得着這屆會試總裁的知遇，早存着不作第二人想，獨占鰲頭，舍我其誰，不但是存心如是，而且形之於口角言語間。本來是傲放不羈，而今更是出言肆無忌憚。功名利祿，在普通一般人所必爭，有了你，便沒有了我，如今看見唐伯虎這般洋洋得意神情，早存着一股怨氣，要想乘機發作。又不料事有巧之有巧，程敏政的家僮，受了江陰富人徐經的賄，出賣會試題目，一時開動了舉子，經御史彈劾，程敏政果然革職辦罪，然而唐伯虎爲了出言不慎，亦一網打進，非但狀元進士無望，反而革去功名，下詔獄，謫爲吏。在現在，好像衙門裏充當一位吏役，穿上一套制服，帶

着武器，反可上下其手，魚肉人民，做到人瘠我肥的地步。但在有骨氣的人們，反以爲辱，不以爲利，避之惟恐不及。唐伯虎焉不防有此一反動，當然是心灰意懶，格外放浪，演出賣身投靠這類離奇的舉動，或許是確有其事。

不要說今古奇觀及三笑，說唐伯虎自賣於華家爲奴，即在前人筆記中，亦有說唐祝賣身給某富翁家充廚子事。偶見巨龜於竈下，一時詩興大發，兩人大聯其句，（詩從略）事爲主人知，曰：「爾兩人雖傭人而詩人者也，昨夜所聯之句，錄與老夫看。」兩人如命錄呈，主人拍案叫絕曰：「老夫有全家行樂圖，縉紳題徧，類皆浮泛應酬，孰若此詩親切入情，呼之欲出，爾其爲我書之幅頭，傳之子孫，以爲家寶，庶幾流芳百世。」兩人曰：「昨見巨龜曳尾竈前，我兩人即景生情，爲此聯句，若書之行樂圖上，恐不雅相，不如無書。」主人曰：「奇哉！何與老夫圖中之意，語語針對，當必龜神之功，不書，負此詩，並負此圖矣。」

富翁竟欲以烏龜自況，亦未免謔而虐矣。惟唐祝詭奇不輕之行動，層出不窮，如祝枝山在三笑中描寫其敲竹槓，吃白食，自無如是之甚。然明史亦云：

「枝山文章有奇氣，當筵疾書，思若湧泉。尤工書法，名動海內。好酒色六博。善新聲。求文及書者踵至，多賄妓掩得之。」

單看這一段文字，枝山可謂真才子，文章書法，甚至於嫖賭吃着，歌唱奏曲，那一樣不工。欲得其文章書法者，常賄妓掩得之，可見非到他酒色淋漓，難覓他片紙隻字。嘗聞

「唐伯虎題妓湘英家匾云：『風月無邊，一見者皆讚美。祝枝山見之曰：『此嘲汝輩爲虫二也。湘英問其義，枝山曰：『風月二字無邊，非虫二乎？』湘英終以爲美，不之易。」

非但如此，明史祝允明傳云：

「不問生產，有收入，輒召客豪飲，資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

可見祝枝山完全吃白食，也喜歡給人家吃了白食去。而且不盡是敲人竹槓，亦喜歡竹槓給人家敲去。可是

「晚歲益困，每出，追呼素逋者相隨於後，尤明益自喜。」

以這討索債相自喜，枝山可謂另有樂處，確乎非尋常可及，小說書中，說得惡形惡狀，大約從此等處蛻化而來。

講到唐祝尋開心地方，不一而足。我且詩錄幾則於後：

伯虎對門一富翁之母七十壽誕，求詩於伯虎，伯虎援筆書曰：「對門

老婦不是人，」富翁見書而驚。又曰：「好似南山觀世音。」意稍釋

。第三句曰：「兩個兒子都是賊。」見之又覺失色。續曰：「偷得

蟠桃壽母親。」富翁快快持之而去。

看這首詩，使人一驚一喜之狀，躍然紙上，清紀曉嵐。會仿此體，為某翰

林之太夫人壽，一時傳為佳話。某富翁畢竟俗不知書，反以為快快，誠不知好歹矣。

又見伯虎題半截美人，饒有意味，詞云：

「天姿嫋娜十分嬌，可惜風流半截腰；却恨畫工無見識，動人情處不

會描。」

誰家妙筆寫風流，寫到風流意便休；想是當年相見處，杏花村裏短牆

頭。」

吳令命役於虎邱採茶，役多求不遂，請僧，令答僧三十，復枷之。僧

求援於唐伯虎，伯虎不應，一日偶過街所，戲題枷上曰：「官差見隸

去收茶，只要紋銀不肯除，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

見而詢之，知為唐解元筆，笑而釋之。

伯虎又嘗出遊遇雨，過一皂隸家，以紙筆求畫，伯虎遂畫海獅數十，

題其上云：

「海物何曾數着君，也隨盤饌入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

痛腎。」

必定要寫出皂隸之遭過來，正見文人遊戲，未免流於刻薄。相傳祝枝山嘗

與沈石田出遊，見尼姑收稻自挑，祝云：「尼姑田裏挑禾上。」沈云：「

美女堂前抱繡裁。」蓋禾上為「和尚」之諧音，而繡裁乃「秀才」之象聲

，字面恰對，音又相近，自為巧聯。

至於唐伯虎之自廢，尚有寧王宸濠之一段刺戟者。宸濠在南昌，距蘇



州近，慕伯虎才名，厚幣聘之。及伯虎往，察其有異志，伴狂醉酒，露其醜穢，寧王不能堪，乃放還。築室桃花塢，與客榮游晏飲其中，不復再有意於世事。

論年齡則四才子之中，祝枝山最長，生於明天順四年庚辰，比唐伯虎

大十歲，蓋伯虎生於明憲宗成化六年庚寅。文徵明與伯虎同年，徐禎卿年

最小，又比伯虎小九歲。

論享年，則徐禎卿最小亦最早死。唐伯虎次之，年五十四，祝枝山又

次之，年六十七。文徵明享壽最長，年九十。

唐伯虎之命名，皆從其出生之年而來。以其所生之年為寅年，故名寅。寅有敬畏之意，故字曰子畏。寅肖虎，故號曰伯虎。晚年稍晦，飯心佛乘，故號六如居士。六如在金剛經偈言中所謂「如露亦如電，如夢幻泡影」，故曰六如。

三笑中屢稱六指唐寅，余嘗求之各傳中不可見。惟今古奇觀有此說，三笑彈詞中亦有之。倒是祝枝山確乎生而枝指，故自號枝山，又號枝指生。因今古奇觀中並未提及祝枝山，故三笑亦不知枝山為六指頭。



以人品論，唐祝皆放誕不羈，祝又為甚。以福澤才學論，文徵明最厚。文徵明非但不是解元，亦且不是舉人，惟文才與唐祝若，寧王亦厚幣相聘，辭不就。以歲貢生，詣吏部試，授翰林院待詔，故稱文待詔。四方乞詩文書畫者接踵於道。而富貴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與王府中人，曰此法所禁。門下士賈作者為多，徵明亦不禁。然伯虎與徵明之畫，皆出自沈石田（周）。時吳中自吳寬王鏊以文章領袖館閣，一時名士如沈周祝允明輩，與並馳騁，文風極盛。然主持風雅數十年，徵明一人而已。

於此可知文人當厚道，文徵明非但福壽雙全，而其子彭以能詩工書畫篆刻世其家，至今得之，猶珍若拱璧。彭孫屢孟，官至大學士，世澤綿長，畢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忠厚待人，周急濟貧，纔是文人載福之道。

報 申

- 銷數最大 •
- 貢獻最多 •
- 廣告效力 •
- 高於一切 •

人事繁雜處理為難過去一年中上海市民因利用申報分類廣告，而得以圓滿解決者何止數十萬人！

申報分類廣告（徵求·出售·聘請·待聘·營業·車輛·招生·飲食·拍賣·娛樂·房產·召盤·召租·醫藥）二行起登卅行為限每天每行特價十二元電話接稿

廣告刊例如有變更概以本館公佈例為憑。

● 八四二三九接請稿接話電 元二十行每告廣類分 ●



藍天

胡山原

我只希望我所在可能範圍之內，尤其在這無可奈何之中，多看那「青冥之長天！」大家抬起頭來吧！

秋天最好遊山。但局處在上海的人，一聽見舟車上的勞頓，除了必要以外，恐怕誰也沒有這種閒情逸致，甘於自討苦吃吧。

如果不到外埠去遊山，當然也可以去玩公園：外灘公園有波光帆影，兆豐公園有叢林小樹，……也足以怡情悅性，不使秋天草草過去。

然而當今之世，誰還有這樣的閒空呢？有的人，爲了生活的不安定，忙着謀衣食；有的人爲了意外的橫財，忙着享福，縱口體之慾，……遊公園就只好爲徒有此心，雖然近在咫尺，也不能付諸實現了。

就以我而論，我就是最喜歡遊山者，六年來就只有局處在上海，沒有到過別地；我就是最喜歡往空曠之處走走的人，例如上公園，却大半年來，就沒有到過公園一次。我想和我同樣的人，一定很不少吧。

然而我却沒有沉悶死。我有發洩，我有欣賞。我一有便利，一有空閒，別的地點暫且不必說，就以我寫此文的時間和地點，來說說我看看天之所見。

此刻是早上，地點是極鬧熱的市塵中舊式樓房的一角。我面對着一個窗，窗朝北，窗的對面當然也是房子。然而對面的房子，不論怎樣多，怎樣高，却絕遮不了我對天的視線。國華大樓是高的，如果就在我的窗前，我恐怕的確要不見天日；幸而牠還遠在北京路的北面，我在這里雖然看得見牠，牠雖然侵佔了我應該看見的天的一角，却終於不會妨礙我對於天的欣賞。

今天的天，是那樣的藍！這種藍天，在北方是時常可以看得見的，在南方就只有秋天。牠藍得乾淨，一些沒有斑點；藍得光滑，一些沒有皺痕；藍得深沉，就像不見底的海水；藍得潤，不下於帶露的春草；藍得軟，

恰正是著上藍色的飴糖……。我不相信牠裏面會包含着無限的星球；不相信牠會有什麼別的不好看的面目……。她在和譏地對着我，恬靜地對着我，智慧地對着我，……因此我得到了安慰，愉快……更加得到了啓示。

爲什麼我們大家不抬起頭來看看牠呢？爲什麼不時常抬起頭來看看牠呢？牠對於任何人，一視同仁。我們究竟不是處在獄中，無論如何，我們每天總可以看見牠，至少總可以看見牠的一角，一片，就是一角，一片，也就足夠我們的享受了。

牠當然會變化的，有風雲，有雷雨。但是只要你懂得享受，任何風雲雷雨，也有着特致的美，爲任何的美所不能替代。其實牠雖然在變，牠的本質還是不變的。我們儘可以用透視的眼光，在風雲雷雨的背後，去看牠高古常存的碧油油綠沉沉，一片悠遠的藍。

我年輕時就喜歡看天，我現在格外喜歡看天。也許年輕時可看的東西多，現在少，現在就只好看天。的確，如果我有足夠的空閒，不必作什麼事，在感情上我是願意一天到晚對天看看的。

白晝可以看天，夜晚尤其可以看天。星月交輝的夜晚是美麗的，黑暗的夜晚也自有其深邃的美，哲人所獨具的美。

現在是白晝，你清醒着，不論怎樣忙，你總可以抬一下頭吧！白晝沒有工夫，在夜晚臨睡之前總可以抬起頭來向天公看看吧！我不相信一個人忙得連看一眼天的時間都沒有！

我們在此時此地大都是苦惱的。然而天，尤其藍天，給我們享受，我們爲什麼不接受呢？天沒有虧待你，你虧待了自己！

像信天翁那樣一天到晚呆看着，當然不是我的用意。我只希望我所在可能範圍之內，尤其在這無可奈何之中，多看看那「青冥之長天！」大家抬起頭來吧！



午夜翻書記

趙君豪

閒來無事，秋夜月明，興之所至，偶將寒齋所藏書籍，略加檢點，最初之意，無非欲抽出一二閒散之書，略遣睡魔。不意興緻一到，將書案上堆了一大堆，說來慚愧，有許多書自從買來一直到現在，還未曾翻過一頁。此一夜匆匆展閱，百感交乘，明知局部整理，無裨大計，要謀整個經營，又怕費了许多的精力，後來於無可如何之中，取了一本小書，上床翻閱，便栩栩入夢。

第二天，照例是白日奔波，夜晚無眠，飯罷在大椅上略飲紅茶，未免又將兩眼射到這一大堆書籍上，總是怦怦然要決心苦幹一下。兒輩環伺左右，願意效奔走之勞，或司鈔胥之職，我是一概謝絕了，因為這些書雖然不值錢，但却是我十餘年來興趣寄託之所在，如果不照我的意見整理；或是毀損了一點，心裏總是不痛快。然而我個人怎樣着手呢？自己在盤算着，倘使有方法去整理的話，我就化了十天八天的午夜工作，也是值得的。

終於將計劃決定了，我又不需要設家庭圖書館，用什麼四角檢字法將書籍分門別類的排比起來，我只須簡單地印幾百張目錄表，很耐心地編寫一本目錄，至於排列安放，則一仍其舊，以免牽動大局，好在某書置放何處，在前面抑或後面，在上格或者下格，現有目錄可循，我自己一索即得，不煩他人代勞，這樣，我最初的願望，便算達到了。寒齋之中，目前有四口較小的書櫥，一隻較大的書櫥，在當初設計製造時，也費了一番心思，但後來經過切實應用時，並不十分合式，不過外表尚覺不俗而已。尚有若干大部的書，自有木箱，久經堆置在三樓暗室之內，不知損壞至如何程

度，心中甚是惴惴。

目錄印成了，便於當夜開始工作，最惱人的事有兩件：一，當夜飯方罷，閤家登樓之際，拙荆與兒女輩必團聚於書室之內，娓娓清譚，不肯即睡，我又不忍叫他們各歸寢室，有傷和氣，而幼孩尤其指東話西，談鋒甚健，於是我邊理邊談，這樣，在時間上未免多所耽擱，在心思上，亦有未能專一之苦。二，次女希望成一音樂家，但是她所學習的梵唄令，到現在還是發聲啞啞，不知所云。她每晚必大開無線電收音機，當然，現在還有什麼好音樂可聽，只有幾張年紀極老的唱片在電台上苦心維持，噁噁噁噁，格外討厭，我在這樣一個環境下理書，顯然談不到效率了。

必俟全家入了黑甜鄉後，我始聚精會神地整理，不過我自己也有一個毛病，就是拿到一本書後，必定前後大致一看，最低限度，是注意到目錄和出版年月。有時興趣一高，便把一段看完了，再行動手，像這樣時作時輟，一共化了十多天，纔將所有的書整理完畢。

我嘗想起「門對千竿竹，家藏萬卷書」的趣味，如果有藏書萬卷的話，日夕坐臥其間，而廳外綠竹掩映，搖曳生姿，這是何等的意境。我不動青年人有此慾望，孰誤前程；但年已半百或將入老境的人，應該憧憬着此一種享受，早點為自己打算。所謂早一點打算者，便是隨時注意買書，因為書的情趣，不能與大沙發，小琴几和一切傢具相提並論；關於用具，隨時可購，只要有錢罷了。書則不然，非隨時選購，隨時摩挲不可，只要有心購書，嘗會在冷攤上得到善本，或於無意中訪求着心愛的典籍，並且今

日買上十幾本，下月再量力酌購，毫無困難，積上十年八年，也就差不多。每一本書經過自己整理加上圈點或者劃過紅線後，心裏總有說不出的愛好情緒，藏入書架以後，時時晤對，如接故人。像這樣一個經過慘澹經營時期而後告成的書齋，在胸懷中確有若干神秘性的安慰。如果你有了錢，要附庸風雅，立時買了大批洋裝布面金字的書和許多簇新線裝的中國書，在新的書架上安排起來，這真有點難受，好像新開了一另烟行，架上都

不稀罕，一個人最寶貴的東西，便是靈魂得救，我們聽到這幾句話，很為之慨然！先父德齋公於廿六年來滬，看見我忙碌於佈置圖書，整理傢具，便對我說，這些都是身外之物，爾應當常掃胸中之污濁，讀書在求明理，明理尤貴乎力行，要以圖籍為裝潢，佈置為快樂，爾胸襟便不開展了。這些話對於我個人此數年來的生活意義，影響甚大。所以我主張，無論從事什麼工作的人，應當多看些哲學書，隨時擺在手邊，隨時體會書中精義，至少對於自己，會免却許多煩惱，對於讀書，也會獲得若干幫助。

閒言休絮，且說我自己翻書十幾夜，所得的結果，非常貧薄而可憐，讀者也許也要替我惋惜，到最後一卷為止，我祇有三千多本書。這其中有游記，哲學，文學，新聞學，憲法，詩歌，外交史，小說，教育，醫學，佛學，政治，經濟，傳記，政治思想，小品文，地理，歷史，運輸，鐵道管理，各種定期刊物以及許多線裝本叢書，自己想想，也很好笑，真是洋洋大觀，但是竟無一本珍貴的書籍，讀者當然知道，我並非一個專門學者了。不過這些書中，以游記及新聞學為多，這大概是因為我個人職業需要的關係罷。

上面的廢話太多了。末了，在整理書籍完成之後，餘下了一大堆的英文紐約泰晤士報，大概有五十斤重，我叫家人悉數出售。忽然為老友趙邦鏞兄所知，他竟全部取去，他說，可以從其中得到無數珍貴材料。他很重視這些舊報，我也為之欣然。

關於英文書籍，雖然不多，却也不算太少，我頂喜歡讀韋爾斯的著作，所以凡是他所寫的書，寒齋都已齊備。

我嘗蓄一私願，希望在杭州或蘇州得舊屋數椽，將所有的書籍一齊運往。屋外必有隙地，可以種竹，並且我假定了一個堂名，曰力耕堂，「力耕」二字出自陶詩，原句已忘，這意思是說明了我生平化了極大的氣力，得到若干酬報，節衣縮食，方購致書籍數千卷，却非易事也。至於原有的「琅玕精舍」四個字，就讓他作為莫干山上小屋的專名，亦無不可。

有一回，與亡友金華亭君和孫恩霖兄同往徐家匯天主堂去訪問馬相伯先生，看見相老人室中四壁圖書，便非常羨慕，相老人笑道，這些都是身外之物，有什麼稀奇呢？以哲學家的眼光來說，就是拳頭大的金鋼鑽，也

我很想在今後若干年中，多搜買舊書，因為舊書比較其他一般物價，並不能算貴，大約最多是十倍的樣子。近來嘗與書賈往還，所以來青閣的楊老先生，和我正談得津津有味呢！

中國銀器公司經理

陳寶昌製銀器

電 器 茶 具 高 貴	銀 餐 具 華 麗	酒 具 麗	血 具 麗	各 大 餐 館	常 年 採 用	式 樣 新 穎	堅 固 耐 用
----------------------------	-----------------------	-------------	-------------	------------------	------------------	------------------	------------------

發行所：靜安寺路四三三號

電話：三七二八

廠址：北福建路一三七號

電話：四二一〇



浮生若夢？

——舞台上的「浮生六記」

葛家良

春夢一般的人生通過一戲劇表現出來，夢中戲，戲中夢，人生是夢，又是戲，虛無縹渺的味兒亦是够受的了！……我看了「浮生六記」的舞台劇，再重讀了它的原作，腦海中波浪起伏，不禁作如是想！

蘇州人沈三白，年十八，娶表姊陳芸爲室，卜宅滄浪亭畔，頗擅水石林木之勝。伉儷情篤，每當茶熟香溫，花開月上，夫婦開尊對飲，覓句聯吟。三白耽於魚水之趣，閨房之樂，視富貴功名如過眼雲烟，不事生產；芸則以布衣菜飯，可樂終身。夫畫妻繡，以爲詩酒之需。無如芸娘才識過人，致遭物忌，失歡於翁姑；而三白弟啓堂，以乃兄爲出嗣之子，深想同居奪其產業，在家庭間竭盡挑撥離間之能事。三白夫婦卒以不容於父母，轉輾顛沛，骨肉分離，迨床頭金盡，潦倒窮途，芸娘以血疾不治身故。三白寸心欲碎，綿綿此恨，曷其有極？此清乾隆四十五年至嘉慶八年間事也。

我覺得舞台上的「浮生六記」，其哀感悱惻，以視原著爲甚。戲共四幕六場。幕啓，爲姑蘇城滄浪亭畔之我取軒，書室改成的洞房，銀燭輝煌，喜氣洋洋，弦樂聲中，新郎新娘緩步進房。喬治飾新郎沈三白，瀟灑清秀，文質彬彬。碧雲飾新娘陳芸，頭巾既揭，則削肩長項，瘦不露骨，纏綿之態，令人魂消。斯時也，新信人又驚，又喜，又急，又羞，現之於色，形之於態；新娘子眉目秀，顧盼神飛，欲言不語，忸怩可愛。真是無限溫馨，無限旖旎！

沈三白的個性在這一幕中就刻劃得非常明白。他向芸娘描述清風明月之景。——夜晚，打開窗門，滄浪月光穿過柳蔭透入房內，真是富有詩意

的情境。他自己不把功名富貴，放在心上，所以對芸說：「亦許你一輩子要跟着我過清寒的生活」。殊料一語成讖，清寒而終。

導演用了很巧妙的方法，借重了親友的鬧房和一隻煨粥用的「雞明爐」，牽出了三白十三歲時躲在芸姊房內吃粥的一段羅曼史來，同時爲第三幕一場「吃粥而散」遷居無錫華家的慘事，佈一伏線。在這裏，我們不得不佩服費穆先生導演手法的高明。

第二場爲半年後。春閨深處，風光綺麗。台上窗前月色，蛙聲喀喀。芸娘爲三白親饌六色的梅花碟兒。「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夫婦倆月下對酌，開懷暢飲，或語家常，或吟詩詞，不知沈三白前世敲穿了多少木魚，得享此閨房福？我中饋猶虛，素不知閨房之樂何如，目觀此情此景，不禁心神嚮往。說來豈不羞煞人！

是爲陰歷七月之望。酒酣耳熱之際，夜忽陰雲如晦，芸不覺愀然，對三白說：「如果我倆能白頭到老，月亮重會出來的」。當時芸娘上有翁姑，下有叔叔，不得不事上以敬，處下以和，不敢遲起，不敢早睡，處處陪盡小心，終因「有才」，反爲嫉視，及見飛雲掩月，疑爲不祥之兆，愀然一語，難爲了台下人爲她提心弔胆。雖卒風掃雲開，明月重光，但觀衆對芸娘身世惋惜同情之心，反更親切矣。

三白既視富貴功名如浮雲，芸娘亦視身外之物若敝屣。會三白之弟啓堂授室，芸娘爲三白盡其兄責，出其私蓄及首飾爲之納采，三白不許，芸語之曰：「但願布衣菜飯過一輩子，首飾何用，此爲身外之物，少一樣，好一樣，拿去吧！」三白感其賢，受之，連聲「你真好！你真好！」不止。

第二幕渲染出十年後變基別墅的景色，盡是鄉村風味。三白夫婦借慰於此。蓋芸不得意於家庭間，中懷抑鬱，顧夫唱婦隨，不減于飛之樂。布衣淡飯，遊山玩水，境况雖不好，在他們倆却已安之若素了！

孫企英的張二叔和夏蒂的王老太在這幕中的地位亦相當重要，一個是鄰翁，一個是居停；一個是老態龍鍾，不瘟不火；一個是蝦背鴨步，惟妙惟肖。在幕啓後，從他們兩老的對白中，可以知道芸娘待人接物的一般和三白夫婦當時的處境。

平地一聲雷，三白的姪妹俞六姑帶來了一個惡消息，把芸娘男裝同三白遊洞庭君祠回來後的喜劇氣氛完全改變了。緣三白之父館邪江，納一妾，妾爲芸情媒物色者，芸遂失歡於姑；後姑令作壽召妾，芸復爲翁所囑。兩面討好，結果兩面不討好。同時三白弟啓堂因嫖賭舉債，倩嫂作保，事爲沈父所悉，質之啓堂，堅不吐實，沈父乃轉疑芸娘背夫借債，兩案併發，乃下書斥逐。一千不是，萬不是，做小的不是，「三白夫婦雖肅書認罪，無可挽救。這時台畔商音低奏，台上哀婉淒切，每個演員合着音樂的調子，踏着悠怨的步伐，觀衆頗多淪然泣下者，是亦人生之悲劇也。

我最愛的是第三幕的兩場，因爲人生的夢已臨將醒的時候了。這是樂與苦的分界。這是夢與實的分野。在全劇，它是高潮所在，觀衆的情緒融和在濃厚緊接的悲劇空氣中。那是二十年後，三白夫婦時已重返故宅，女青君，子逢森，骨肉重聚，惟三白賦閑家居，偶有需用，不免典質，始則移東補西，繼則左支右絀，「處家人情，非錢不行」。先起小人之譏，漸招同室之譏。在三白自己，「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眼看妻子凍餒而不能養。一生不求富貴，不慕榮利，人情薄比秋雲，潦倒窮途，受人奚落，縱欲養浩然之氣，又何能哉？」

這場戲真是說不盡的淒楚酸涼。自芸娘抱病刺繡，嗆咳吐血起；青君誤拾啓堂所備之茶水而遭厲聲呵責；三白受索通者之迫，遷怒於芸，推翻

繡架，結果自認不是，其父聞聲趕來，責以衣冠之家，不應任意舉債；又以芸娘盟妓，誠恐有玷家聲，適芸之盟姊來訪，沈父誤以爲該仗之使，復咆哮如雷，再逐之；以至芸娘昏厥，子女號啕，三白與其母抱頭痛哭。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酸人肺腑，真不知賺得觀衆多少同情之淚？

三白夫婦既被逐，別子別女登舟遷居錫山華氏家前之一雲那，女青兒端整了「粥」爲父母餞別。芸觸景生情，對三白道：「我與你以吃粥聚，今又以吃粥散，我們的遭遇如寫成一部小說，真可名謂吃粥記。」臨行三白把酒成愁，一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接着鷓鴣三唱，黯然魂消。逢森驚醒大哭，「媽不回来了！媽不回来了！」誰知一別竟成永訣，這種生離死別的滋味，在費穆先生神妙的筆法之下，竟好像是觀衆們自己所嚐着的了！

第四幕的結束是足夠稱得到清麗萬永的。三白夫婦寄寓揚州。三白失館已久，四出告貸，芸娘纏綿病榻，憔悴不勝。且禍不單行，婢女捲逃，比三白歸來，芸已一息僅屬，台上孤燈一盞，黯澹無光，人影搖曳，頗有疑神疑鬼之感。易簣之頃，芸神明忽朗，此時台後絲絃掀起，宛然戶外景色，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台上燈光全熄，惟見芸娘與影，漸漸倒下，漁歌聲中，「一事如春夢了無痕」，往事誠不堪回首矣！

舞台上的「浮生六記」，可以說是一首哀婉悽惻的抒情詩，它所描繪的是沈三白與陳芸悲歡離合的故事。不論是原著，或是話劇，它，尤其是陳芸紅顏薄命的遭遇，不知道會使多少的讀者或觀衆激起心靈上悲感的共鳴而一掬同情之淚！不過，淚水是不該白白的流下的，因爲它不僅是一段可歌可泣的羅曼史，并且把一個原始的問題，重新放入我們的思想之界：浮生若夢？

就拿「浮生六記」中的兩個主角來說。沈三白和陳芸是非常可愛的。

他們愛「美」成性，在簡樸的生活中，一直保持着追求人生的「美」底努力。一個澹泊名利，一個布裙荆釵，縱然清貧，依舊不忘求享浮生半日閑的福份。他們根本不遑亦根本不會對世界有什麼特殊的貢獻，祇是欣愛宇宙間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幾位知心朋友過他們樂天知命恬適自安的生活，胸懷曠達，與世無事，結果被父母放逐，流浪巖沛，誰可說這完全是他們的錯呢？

可是，究竟爲什麼他們的結局全變得這樣慘呢？一言以蔽之，曰他們愛「美」的天情與現實環境太不調和而已！

沈三白將其自身的遭遇，寫成六記，名曰「浮生」，緬懷往事，尋跡舊夢。想當年優遊泉石，享盡唱隨之樂，如滄浪亭蕭爽樓之處境，宛然烟火神仙，會幾何時，一切皆幻，不禁感歎「浮生若夢」，但此時之一浮生若夢，與往年「喝酒，賞月，做詩」時的「浮生若夢」，大相逕庭，一則以喜，一則以悲，撫今追昔，此「浮生六記」之所由作也。

林語堂說：「讀了浮生六記，每使我感到這安樂的奧妙；遠超乎塵俗之壓迫與人身之痛苦——這安樂，我想，很像一個無罪下獄的人心地之泰然，亦就是托爾斯泰在「復活」裏所微妙表出一種，是心靈已戰勝肉身了。因爲這個緣故，我想這對伉儷的生活是最悲慘而同時是最活潑快樂的生活——那種善處憂患的，活潑快樂。」當然誰都羨慕「閨房記樂」的樂趣，同時誰亦都惋惜「坎坷記愁」的愁情。惟具樂三白夫婦之樂，所以愁三白夫婦之愁。我同意林語堂對於他們善處憂患的活潑快樂底讚美，可是我們爲什麼不想法使生活始終在「最活潑快樂」的境遇中，而減去或消除「最悲慘」的成份呢？人生是無常的，不錯，我們果真情願任其無常而過，到最後如大夢初醒，滿懷悔恨，悵惘，遺憾終身嗎？

浮生若夢，若整個的夢，若片斷的夢的連續。夢而醒，醒而夢。是好夢？是惡夢？是先好後惡的夢？是先惡後好的夢？那全得由你自己創造

去定規了！

浮生若戲，若獨幕劇，若多幕劇。此起彼落，此落彼起。是悲劇？是喜劇？是悲喜劇？那全得由你自己去編，去導，去演了！

春夢一般的人生過過了戲劇表現出來，夢中戲，戲中夢，人生是夢，又是戲，虛無縹渺的味兒，雖是够受，但憑了你自己的創造和導演，這種味兒祇是更美更真的人生底餘波而已！

(完)

哥兒

風人

哥兒生小自朱門，一擲千金不必論；
跳上火山日復夜，不知野火蝕殘魂。

幾條辮子鬢留香，足抵窮人一月糧；
誰肯出門分點滴，軟心腸比硬心腸。

上海的是哥兒，一擲千金不吝也。所謂剝
那間火山之付出，抵窮人一月糧，彼輩固
亦自知。然誰肯分其獵豔之費乎？同一心
腸，在彼(舞場)爲軟，在此爲硬。與某友
遊某舞場，余惡感不能禁，逃席先返，賦
此記之。



流犯餘生記

驚險故事
長篇傳記

貝朋諾著
唐牧譯述

譯者前言

「流犯餘生記」是一個法國犯人在南美洲北部流犯殖民地——幾安那——受十五年苦刑的自供狀與血淚語。在這十五年的非人生活中，他曾逃亡五次，最後才達到了恢復自由的目的，但是已經差不多成爲一個廢人了。這是一部自傳，也是冒險與遊記，書中包含着社會問題，法律問題，刑罰問題，家庭與教育問題，也可以看到各地方的人情風俗。在我所看過的書中，這應該是最緊張，最慘酷，最驚心動魄，最有吸引力的一本了。

書中一部份不必要的材料，已由譯者予以刪節。本書翻譯版權，由譯者保留，願此聲明。

唐牧

序 早年的身世

有一天，崔尼達衛報上刊載着一段新聞，說

有法國逃犯六名。從南美洲北部法屬的惡魔島和幾安那流犯殖民地逃出，乘了一葉印地安人的獨木小舟，在加勒比海的驚濤駭浪中漂流了十七日，終於被颶風吹上南美洲北岸英屬崔尼達島的海灘。上岸時舟中積滿海水，這六個險與波臣爲伍的逃犯，都餓得半死了。

我爲了好奇心的驅使，就跟幾個英國殖民地的人員到軍營裏去看那些逃犯。他們並未被捕；崔尼達英軍的長官說：「我決不把這些可憐的流犯引渡給法國領事。即使他暴跳如雷地提出抗議

我也不管！法屬幾安那是世界文明的污點。我們要給這些逃犯吃，給他們住，給他們一隻較好的船，讓他們有繼續逃亡的機會！」

在一個舒適的大房間裏，這六個逃犯用一種令人憫然的勉強慘笑來招呼我們。六人中五個是身軀高大孔武有力的人，好像是拳擊家，加拿大的伐木者，或者法國的外籍志願軍那一類的人。他們是有粗獷的力氣，過粗野的生活，有粗魯思想的人。可是第六個却正相反，身材奇小，身長不及五呎，疲極，體重不到九十磅。可是他的眼中閃閃有光。我後來才曉得，這個人在獄島上度了十五年半生不死的生活，曾經逃亡四次，結果都失敗了，現在正在以必死的決心，作他第五次

亡命的嘗試。

他身畔祇帶一件東西，一紮用油布包裹着的重三十磅的稿子，用細密的字跡詳細記錄獄島中的十五年的生活；這是一部犯罪與刑罰的最驚人的傳記。

我讀了幾章以後，就開始和他談話。我想知道一點他早年的身世。他名叫雷尼貝朋諾，以一八九九年四月四日誕生在法國的巴黎。當他年才二十一歲的時候，就被解押到南美洲的法屬流犯殖民地去度長期的流戌生活了。可是他完全不像一個想像中的流犯。我就一步步地追溯他的身世，他的兒童時代，我想找出他墮落的癥結所在。

有些小孩長成爲成功的人，有些小孩却失敗了。這是爲甚麼呢？據雷尼貝朋諾告訴我，他的父親是一個好人，一個很好的人。他父親經過了多年的努力，終於爭得了巴黎奧良間特快車總稽查的地位。他對於他這個職位，覺得非常得意。公司屢次調升他做總監督，他因爲愛好車上生活，加以調絕。他結婚得很遲。當小雷尼出世才三個月的时候，這年輕的母親，因爲覺得丈夫不長進，不肯接受公司的擢升，於是就離開丈夫和孩子

子，到俄國皇族的家裏去做家庭教師了。

雷尼貝朋諾的父親每星期有四天在火車上，他把小雷尼交付給在車站旁開小飯館的祖父照管。一直到十二歲，雷尼還是一個循規蹈矩的法國小孩。他上學，他用功讀書，常名列前茅。不幸當他十二歲的時候，他的祖母和祖父突然先後在五天内相繼逝世了。從此這生長中的小孩，每星期有四天沒有家長的管束。直到後來有一個叔父搬到巴黎來住，並且榮任了著名夜總會死老鼠咖啡館的經理，他才和這個叔父同住。在咖啡館上的公寓裏。死老鼠咖啡館是花枝招展的女演員和妓女薈萃之所，位於巴黎花天酒地的中心區。巴黎美后每天都上這夜總會去。歐洲的富商巨賈和公子哥兒們；在那裏揮金如土。貝朋諾每天下午和晚上空下來，就在咖啡館裏送信當小差役。這十三歲的孩子聰慧過人。有一次，有一位皇太子叫他送一封信覆的情書，後來給他一張一百法郎的鈔票做酒資。不久，雷尼貝朋諾一星期所得的酒資，竟超過他父親三個月的薪金了。

貝朋諾告訴我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這麼多的錢！這樣的揮霍無度！我所認識的人，我的父親，祖父和祖母所認識的人，都努力工作掙錢，用得很節儉。他們爲要省錢而犧牲了許多享受。在十三歲的時候，我看到了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一個奇異的社會，在那裏大家不必工作，要多

少錢就有多少錢，不必犧牲任何的享受，拚命花錢，生活在香檳酒，絲織品，香水，首飾，放浪形骸的境界裏，叫我感覺到刺戟得不可名狀。」

一個晚間過着那種生活的少年，白天是無法做好學生的。他時常瞌睡。當他不瞌睡的時候，他的腦中時常轉着一個念頭！他以爲繼續讀書，結果充其量也不過在商界找到一個學徒的職位，所得的工錢，祇及他現在在死老鼠咖啡館所得的一小部份。當他十五歲的時候，他的叔父的意見完全和他相同。他那替男女客人遞送情書和安排幽會的差使，做得異常得力，這跟夜總會生意的興隆，也許大有關係。

可是當他的父親發覺他在做這種工作的時候，異常震怒。他希望他的兒子好好地受些教育，然後再受技術訓練；他希望這孩子將來在鐵路上服務。當他有一天告老退休的時候，他希望把巴黎奧良快車的職務，交給自己的兒子做。雷尼的父親和叔父爲了這件事大大地爭吵了一頓，雷尼有許多時候沒再見到他的父親。

在白天裏，有些老主顧在死老鼠咖啡館會晤。他們不是玩牌，就是賭賽馬。雷尼替他們把錢送到跑馬場去，要是那些馬跑贏了，雷尼就可得到大量的佣金。有一天，有一班老主顧說他們得到了一些秘密的消息，所以特別對一匹冷門馬下了一筆大賭注，如果這匹馬得了錦標，他們

就可以贏二十倍的錢。

當雷尼把錢送到跑馬場去的時候，有一個朋友勸他說，「這等於把錢白丟了。別那麼蠢！不如把錢擺在自己的口袋裏。別去下注了。那匹馬一定會跌倒，不然就是跑末了一名，那些錢不就是你的了？何必去送給跑馬場老闆呢？」

雷尼算算那些賭注，計共二千二百法郎。把那些錢再送去給已經發了財的跑馬場經理，不是太沒意思了嗎？於是他就把錢放入自己的口袋裏，沒到跑馬場去。

不幸那匹黑馬竟跑得錦標。貝朋諾說：「那一晚我沒再回到死老鼠咖啡館去。我就是拿出我全部的積蓄來，也不够賠出二十倍的錢。我也不敢去向叔父承認我沒去下那些賭注，而故意把那些錢留着。我在巴黎的街上走來走去，走了一整晚，想要想出一個辦法來。最後，到天快亮的時候，我想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我沒去下那些賭注，那是不誠實的。可是那些老主顧的錢却都還在我手裏。我私人的積蓄有一倍的錢可以賠補他們。因此我就從後門偷偷溜進死老鼠咖啡館。當我想要解釋的時候，我的叔父向我虎視眈眈。他從我手裏把那些錢奪過去，用老拳向我頭上亂打一頓。他用一串沉重的鑰匙搥擊我，大聲罵我做賊。這橫禍突然飛來，使我心慌意亂，我逃走了。」

X X X X

這一天也正是世界大禍降臨的一天。巴黎的街上，到處是一羣羣的人，在緊張地讀着報，紛紛地議論着。有一個貝朋諾從前的同學，手執報紙，急忙地衝上前來對他說，「宣戰了！我們要跟德國人打仗了。我的父親已經加入志願軍了。你看！」那同學喊着，指着前面街上說，「那裏就是志願軍登記的地方。你看那隊人增加得多麼快！」

兩個同學快步走向募兵處去。在近應徵行列前面的地方，雷尼看見自己的父親也在那裏。他在那裏特別引人注意，因為他的鐵路制服穿得很平，鈕子擦得發亮。他儼然像個將軍。雷尼走上去要跟他招呼，請求他寬恕。他不知道父親可會知道他沒下賭注的事，可是他要告訴他，請他原諒。他要答應回學校去，努力攻讀，照他父親所希望的去。

當雷尼伸手要去摸他父親那織着金邊的衣袖的時候，他的父親突然喊道，「給我滾開！滾開，賊！」

貝朋諾追憶當時的情形說：「行列中的人都轉過頭來看我，可是我父親的眼睛還是朝前直望着，臉上充滿着沉痛與忿怒的表情。我想那些志願軍一定沒有人料想到我們是父子的。我儘可能快步走開了。」

兩天以後，雷尼貝朋諾站在一間小旅館的陽台上，看軍隊列隊從街上走過，開列一個集中的地點，好讓大汽車把他們載到前線去。貝朋諾的爸爸走在一個分隊的前面，身體直挺，兩肩朝後，兩眼向前看。他已經不是巴黎奧良特快車的總稽查了。

貝朋諾輕聲告訴我說，「我望着他的背影，直到消失在兵士的河流中，我突然感覺孤寂起來。我感覺非常的孤寂。當時的巴黎，有許許多多的人感覺孤寂，但是我不相信有一個像我一樣孤寂的青年。」

不到一個月，雷尼貝朋諾也是一名兵士了。他告訴我說：「我還沒到十八歲，可是我儘量站得很直，把胸部挺出。那軍曹極歡迎應募者，所以並沒十分注意我的年齡。我是另外一個會開槍的人。」

關於戰爭，他說，「戰爭真可怕。但是要是跟我後來的遭遇相比，那簡直不算一會事。我和成千成萬的無名英雄一樣，奉令作戰，奉令衝鋒，多數的時候嚇得要死，不知道前頭會不會有子彈飛來，不知道幾時才輪到我死。對於我所殺的人，我設法不把他們當一個個的人看待。我跨過他們的屍首時，故意把眼睛轉開。我們開入比利時，不斷地有新兵來補充陣亡的將士。當我們正要比利時的魯雷從德軍手中奪回的時候，我被

擢升做第四十聯隊的伍長了。五小時以後，我們接到停戰的消息。」

當他從軍的時候，他注意到一張招募陸軍的佈告，於是在戰事停止之後，他便到敘利亞去當伍長。一九二〇年夏天，他因患熱病被送回國。同船十四個患病的軍人，祇有五個安抵馬賽，其餘的都中途病逝了。

他被送到克拉馬的博施醫院去醫治，在療養期間，他與該院的年輕女護士莉妮熱戀了。他們決定在退伍以後，雷尼找了一個職業，然後結婚。一九二一年二月底，他出院了，立刻到復員辦事處去正式退伍。於是這二十一歲的公民雷尼貝朋諾，又在巴黎的街上走着了。第一天晚上，他在一家小旅館裏過夜。第二天清早，他就開始找事情了。他填了許多履歷表和應徵的表格，可是整天沒找到事情。黃昏的時候，他到醫院裏去陪莉妮回家，滿心覺得慚愧，幸虧莉妮鼓勵他，叫他不必灰心。

可是十天過去了，還是找不到事情。他當兵的時候所積蓄的一點也都用光了。他聽說百善生城有一家菜館需要洗碟的人，就趕快去應徵。每天工資八法郎，供給膳宿。他在那煙氣瀰漫的廚房裏做了十天，把每一分錢都省下來。第十一天晚上，他發覺菜館的抽屜裏有不少的錢。

於是，貝朋諾說，「我看了一看我用整天的

血汗所省了的錢法郎。這些錢不够維持我一星期的生活。當經理在別處忙著旁的事情的時候，我就伸手到那開著的抽屜裏去，拿了銀包塞入我的襯衫裏。門外有一輛摩托腳踏車。我跳上去就開，沿公路開了整晚。第二天早晨，我把那輛車丟在巴黎城外，袋裏帶着四千法郎去買東西。我買了兩套質料很好的西裝，改得完全合身。我又買了襯衫，領帶，襪子，內衣，鞋和帽。我買了一隻手提皮包，把不能穿的盛在裏面。

「我去找莉妮，我們一起歡笑了一會兒，好像我在醫院裏的時候一樣。我找到了職業，她似乎很爲我快樂。我現在換了新衣服穿，她說很好看。她說明天晚上，我應該到她家裏去，讓她的父母看看。可是我害怕了。我所做的事情叫我的良心越來越難過。我犯了盜竊罪，我是一個賊！警察恐怕已經在偵緝我了。我不願意這種可恥的案件牽涉到莉妮。我不願意讓她曉得我是賊。我有兩天沒有出過旅館的門。第三天，我寫一封信給她，告訴她說我被派到城外去，然後趕快到火車站去。我上了開到南特城去的火車，我坐在三等車廂裏，儘量避免人家的注意。」

當時的南特城是一個繁華而時髦的勝地。貝朋諾利用他那本記載許多功勳的軍隊記錄簿，跑到一間職業介紹所去求職。這職業介紹所正好有些時髦的主顧，於是在三小時內，他就到唐德茂

公爵夫人的朋愛里別墅當一名侍者了。

「我經過了這許多年的刑罰與改變，」貝朋諾當我們坐在雀尼達兵營裏的時候說，「現在回顧我的青年時期，我不曉得當時是不是我命運的轉捩點。不過我想不是。我想當我的母親離異我父親到俄國去的那天，我的命運就開始轉變了。我在那別墅裏假使好好地做下去，我應該可以有一個長期的，相當舒適的正當職業，也有一個好機會可以與百善生的竊案完全隔絕。是的，我這可能與莉妮結婚。唐德茂公爵夫人是一個溫和的主人。替她做事的人，沒有一個工作過度的；我們時常有空閒的時候，可以到海灘或其他貴族的嬉遊樂的場所去玩。可是我把那侍者的差使當一種苦工，把我穿傭僕的制服當一種苦事，我對我的職業逐漸感覺不滿了。」

「我在那別墅裏才祇做一個月工的時候，我看見公爵夫人的化妝桌上有一個盛珠寶的紅色皮盒子。還有一包錢，是送來預備第二天發別墅中僕役的工錢的。我拿了那些錢和珠寶，跑到僕役的宿舍裏去換了衣服，趕快乘火車到巴黎去。第二天早上，當我寄了一封約莉妮祕密在巴黎與我相會的信，從郵政局出來的時候，我發覺有兩個便衣警察走在我的身邊。他們說我已經被捕了：」

後來他被送上法庭，判處在法屬幾安那受八

年苦役。沒多少時候以前，在同一個法庭裏，還有兩個犯人被判。一個是法屬幾安那的副監理高摸，因葡萄酒被控非法牟利四百萬法郎；另外一個名叫裴格爾，因將劣質軍需品，供給法國陸軍，被控非法牟利六百萬法郎。可是這兩個大犯人有許多律師替他們辯護，也有許多有財有勢的朋友替他們援額。他們終於被開釋了。

貝朋諾開判不服，當場指責法官判決不公，可是被兩個身材高大的法警抓住雙臂，腳不着地很快地把他扶到拘留所去，把他摔在地上，扣上手銬。於是這年紀還未到二十二歲的雷尼貝朋諾，走上到惡魔島去的路了。

當他把那油紙包的稿件封牢的時候，我說，「這些你在法屬幾安那的生活的稿件和文獻，爲甚麼不讓我替你安安穩穩地寄到美國去，找一間書店替你出版呢？你要真真得到永久的自由恐怕是不可能的。你也許在海面遇難了，也許在不友善的地點登陸，你就被捕送回凱因去。」

貝朋諾說，「這一次我一定會達到目的。我會平安到達美國，我要親自把這稿件帶去。」

十二個月以後，我在巴拿馬的森林裏，看見有一個身材短小的人拿着一個大捕蝶網在前面走。他停下來看我一會兒，好像不知道該不該逃的樣子。我認得出他是誰。我就喊道：「雷尼貝朋

諾！恭喜恭喜！」

「還沒有呢！」他回答道，「巴拿馬祇不過是到美國去的半路。我走了一年才到這裏呢！」

我問道：「那些跟你一起在崔尼達的同伴呢？」

他說，「現在祇剩我一個人還有自由了。」

我聽了他這一句話，看着他那瘦削疲乏的臉和身體，我不禁想起這一年來，在我和全世界大多數人看來，不過是平平常常的刻板生活，可是在他一定是一個駭人的噩夢。他從崔尼達到巴拿馬，竟整整花了一年工夫！當時我們坐在他那捕蝴蝶的小草屋前，遠離文明的社會，據他說，那地方離開他跟未開化的印地安人同住的赤谷村十哩。我再度請求他讓我把他的文稿安全地帶到美國去。我說，「你不能够帶了那三十磅重的稿件穿過中美洲。你還得經過巴拿馬，高斯達黎加，尼加拉瓜，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和墨西哥，這些國家的邊境，都是戒備嚴密的。你沒有護照。你又是一個逃犯。你想做的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讓我把這些稿件帶到美國去出版吧。這是一部驚人的文獻，一個非常的故事。出版人或許可以幫助你取得永久的居留權與自由。」

他很客氣地說，「我再度向你表示謝意。可是我想我辦得到的。我要親自把這文稿帶到美國去。我在地獄裏挨了十五年。如果我能抵達美國

，我也許不但可以終止我自己的痛苦，而且也可以終止成千成萬別人的痛苦。要是我在甚麼地方被捕了，要是他們好像要把我送回法屬幾安那去的樣子，那麼我一定先把這稿件寄去給你，然後自殺！」

X X X X X

我以為我永遠不會再看見他了，我以為這個受了十五年苦難，花了十五年心血去描寫的非人道的故事，一定消失在森林裏或海面上了，連作者也以身殉之。我以為除了我以外，沒有人有機會讀到這篇稿了。可是我錯了。雷尼貝朋諾經過二十二個月超人的困難與驚人的冒險，最後終於抵達美國。他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由一團越過另一國，可是他的文稿始終安穩地用油紙包裹着。

他這一部流犯餘生記由他從文明社會被放逐說起。內容描寫惡魔島，皇家島，聖約瑟島。這流犯殖民地的首邑囂因，以及過着非人生活的流犯，犯人在軍人黑牢中發瘋，比死亡更可怕的生活，比幻想更可怕的死亡的故事。作者現在年三十八歲，形容枯槁，幾乎變成瞎子，沒有牙齒，患沉重的壞血病和熱病，他恐怕不久人世了。他說他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可以完成一件任務。他衷心地希望這本書會使法國終於廢除法屬幾安那流犯殖民地制度，不再把犯人送到那不見血的斷頭台上去受苦。

威廉賴伐爾序一九三七年聖誕節

節省醫藥健持康健
每人每年應即施行

全身健康檢查
X 光防癆檢查

每日同時舉行

：梅毒血清化驗：

靜安寺路九九六號美琪大廈

中國保健公司

電話三二〇五七

霞飛路九九〇號

虹橋療養院

電話七六三二八

初訪蓋叫天

靜 軒

「蓋叫天是張英傑先生的藝名。先生成名

甚早，縱橫南北三十餘年，今年高齡五十有

七，盛名日健，精神貫頂，真可謂為一代藝

宗。下走有劇藝迷，久仰山斗，早擬恭訪，

因恐冒昧，乃延遲至今。日前趁與忘年交郭

春陽君學戲之便，乃偕同走訪先生。郭春陽

君八歲即以小票友資格登台，串演「失空斬

」，親友及識者稱為神童。十四歲負笈舊都

，從余叔岩……等游，飽饌譚余精華。二

十二歲藝成，出遊大江南北，虛心學問，六

七年來，早收水到渠成之功。然仍不厭求精

，復於去歲冬，晉謁先生，從習英雄義，武

松，洗淨山等武門。先生雖和煦宜人，然素

持嚴謹，非有緣絕不傳藝，一見春陽君即譽

為天才，乃以絕藝餉之。先生藝事獨造頂巔

，實非門外漢所能窺其涯涘者。茲以初訪所

得，誌之以告同好。」

「到啦」。我挾着自行車同春陽并肩走着，

邊走邊說，由戲說到武功，由武功談到仙佛吐納

的方式。下午三點多鐘，偏西的日頭正迎面射着

，談話中忽然聽得春陽插說「到啦」兩個字。

這是面臨馬路的一間石庫門。上海的大門，

向來是閉關自守的姿態，這間門却是敞開着的。

門內天井中央，擺設着一層層的花鉢盆景，像一

座假山；兩旁空出走道，靠兩邊牆脚，又列着花

架，秩序井然，氣象幽靜。乍一進門，好像到了

另一清雅世界。

客廳大門，掛着香妃竹簾，遮斷內外。我正

把車子安置妥當，春陽早將簾子打起：

「不是外人，是一位知交，特為同着來拜訪

先生的。」

趕忙跟着踏進客廳的一剎那間，我這二十多

年的上海寄客，幻覺中恍忽走到了北平，又像重

遊普陀似的。

首先感覺的，是那一爐裊裊上升的貢香所散

出的香味，其次是迎面方桌上青光炎炎的佛燈。

正面供着佛龕，其下接排着兩張方桌，桌上密密

層層安置着成套的各種古瓷，桃，碗，串盆，小

屏，等等，叫我這半洋化的角色，一件也舉不出

名色來，只知道都是古色古香，還帶成佛成道的

意味。

「您上坐。」

上首門內走出了這位一代前輩藝人，五尺三

四的身量，穿着一領青灰長衫，舉止瀟灑飄逸，

而又極其沉穩。看樣子最多只有四十出頭點年紀

。這是由於修養得宜，內外功火候已深的現象。

「您要不上坐，我沒法兒坐啦。」

他客氣的堅執着。

「都是自己人，您別客氣，他一向直爽，您

最好隨他便。」春陽向張先生替我解釋。

「這怎麼說？頭一朝見面，叫我托大……，

好罷，我就隨便罷。」

春陽介紹過後，又把我拜訪的來意說明了。

「您是文人，又有學問，我簡直不好說話。

雖然在藝場上混了這多年，仍是一無所長……又

沒念過書，唉！」

他好像不念書是一輩子恨事似的。

「不能那麼說，您哪；」我解釋着，「念書

雖是求學問；學藝，研究藝術，也是實地子的學

問，況且戲劇是一種綜合藝術……」

「對……！」先生接口了。「談到這藝術二

字，我簡直不知道怎樣說才好，您是文人，怎麼

寫法？」

他是說藝術的微妙處，恐怕不是文字所能描

寫傳神的。

「就我所知道的，藝術只能『口傳心受』，譬如我定一個式子……」

他變地走到空處，拉了一個雲手式子。

「請問，這怎麼個寫法？……我的部位，手脚按放的尺寸，方式，……就拿拍照說，也只有一个呆式子……您說是不是？……這裏面的貫氣，骨節的位置，眼神的轉移，面部的表情，精神的貫注，……一點一式都是活的，……您怎麼寫？」

他擔心我不能把他所說的話和演出

的身段透澈澈的寫出來。這不是他白着急，筆墨雖說能描畫一個大概，關於這一類活的動作，和恰到好處的姿態，確實無法寫得透澈。

「我雖然外面有點微名，可一談到我們這一行的藝術，我就着急。這是一種『口傳心受』的玩意兒。除了一些口訣外，甚麼也難拿文章寫出。譬如，您唱黃驃馬，這黃字，有落到『荒』字，有唱出來是『恍』字，也有唱作『晃』字的；這裏面又有京音，湖廣韻，井字音。……當然以中州韻爲準。可是要口傳，您怎知道這個字應當開口是『胡往』轉到『昂』轉到『胡望』落到本音『黃』字上面？」

先生一邊說，一邊把這一句反復唱了好幾遍，目光炯炯的注視着我，意思叫我辨別字音怎樣

轉怎樣落。先生以前是鬚生正功，其後轉入武門，至今雖不唱鬚生，然能握住其中要訣。

「也許有人說我的武松念白，透着有些怪味。您請想唱魯智深是用的什麼聲口？我們還能把孔明和宋士傑念成一個口味？武松是怎樣的一個人，我能拿黃天霸，褚彪，和武松攪成一氣？要是那麼說，這戲也就太容易唱哪……！」

這一段話中，先生把魯智深『醉打山門』中



蓋天扮武松之英姿

的一段，連唱了兩遍。又把武松的架子比劃出來。無言之中，就叫我看戲中什麼身分，什麼人物，什麼場合，就應該用什麼聲口。

「觀衆的程度，是一個大關節。……當然不能一概而論，只能說有什麼程度，就看到那一步，——有熱熱鬧的，有看情節的，有聽詞兒看身段的。要說能識得精彩，看出妙處的所以然，那就高啦。」

先生一直打我們坐定，就沒停口；本已擬有問題數種，希望獲得解釋，然因先生口若懸河，議論滔滔，不願阻其雅興，故始緘默靜聽。先生每一發揮，隨即比劃，間以身段演示。談到武松拳式的時候，先生隨即離座，將拳式起式兩手演出，確實輕，捷，勁，急，穩。當時萬也不記得先生是已屆望六的人。

「提到登台獻藝，就拿我這一行譬比，要想得一個好字，我有一個公式，——做到這個公式，也許就能好——那就是武功底子，加上藝術架子，再加上表演的全副精神貫注到底，那就行了。沒有武功底子，一定不像，（不像是內行話，即指『外行』）；沒有藝術架子，即生硬難看；沒有精神貫注到底，即鬆勁散神。自己散神，還能叫人看得有神嗎？文戲也是如此。」

「我再提兩點您聽，也許可以證明我們這一行並不十分粗淺。譬如『武家坡』——下得坡來用目看——一句，渾小子唱起來，眼光亂射，或是舉目看天。這那裏能說『下坡？』要曉得這坡不問高矮，身段總要做出『下坡』的意思，腿怎麼邁，眼怎麼看，要叫聽戲的人都感覺你有一個下坡的姿式。可又不能太做作，做作太過，那又是過了火，又不是藝術了。」

這裏先生把當有的姿勢，和過火的情形，和不知表演的樣子都比劃出來。他那當有的下坡姿

勢，的確邊式好看，那過火的形，叫在座的人都
不禁失笑。（這時候先生的二公子張二鵬也來了
。）

「再說『玉堂春』XXXXXXXXX這一個身
段不易討好，又要看堂上坐的王公子，又要
顧到館子（即戲院）裏的觀衆。要是儘管扭轉身
去看王公子……」

先生當即把我當作觀衆，問我看見他的那一
部分。

「您請想，大家花錢去賞識藝術，怎麼把背
心屁股給人瞧？不說戲台上的玉堂春，一個美貌
慧心的女子，不應該那麼辦，就是平常的女孩子
，並不表演，要在衆目睽睽之下，把個後身儘放
在人面前，也覺不對，不是嗎？……」

這時已經五點敲過了，先生講述表演，差不
多二小時，而精神如初，毫無倦容。不特先生不
倦，即我們聽者亦覺津津有味。想是他見時候已
晚，恐怕我另有約會，突地又換了一個題目。

「我早有一個意思，我想找一位高明的和尚
，和一位高深的文學家，就像您這樣的人，（記
者當時很感慚愧。）我想有了這樣二位，當他們
面前，我要表演一段武功，我要叨教這位得道的
高僧，看我的功夫究竟到了什麼境地，又要請這
位文學家，看能不能把這段武術的意思描寫下來
……。」

聽說先生對於靜功亦造詣甚深，他之所以專
提得道高僧的意思，是希望這位高僧，係由武術
得道，能看得出武功的火候，是否立有入道的模
樣。

趁先生命人重沏新茶的當口，趕緊起身與辭
；因時間過久，春陽還要學戲，我又要趕赴別的
約會。到底還是叫先生留住，吃了他的一杯體已
清茶。預備以後還要再訪三訪，並且也同春陽約
好，希望把這一代藝師數十載的心得，設法一點
一點的勾畫下來。這裏就此打住。

人生信箱投函簡約

本刊為青年男女解決人生問題起見，特設立
「人生信箱」，訂定投函簡約如下：

- (一) 詢問及探討範圍，暫限於人生，社會
，婦女，家庭，職業，婚姻，社交健
康，心理，教育，修養，性教育，兒
童教育諸門。
- (二) 來函須繕寫清楚，須附寄貼足覆信郵
資並寫明通訊地址之信封。
- (三) 來函答覆與否，直接成公開答覆，本
信箱有自由決定之權。
- (四) 投函人之姓名住址，由本信箱編者負
責嚴守秘密。
- (五) 投函請寄上海泗涇路廿四號天下出版
社轉投人生信箱。

老寶和

紹酒發行所

歡 迎 惠 顧	名 聞 南 北	五 世 相 傳	京 莊 竹 青	著 年 特 彫
------------------	------------------	------------------	------------------	------------------

浙江路永安公司後 電話九〇九〇二

華股之先鋒
投資之鎖鑰

華股日報

地址：九江路證券大樓六一三號
電話：九六四九八·九二〇七一



柿餅

大學女兒生活速寫

倩瑜

因為後天要考生物與國文，所以不得不再溫習一下。

家裏正巧搓着麻將，人聲，牌聲，嘻嘻哈哈的，鬧得不亦樂乎，雖是把房門關緊了，但還是擋不住那喧嚷的聲音，一陣陣的傳進房裏來。

「噹噹噹……」高櫃子上的擺鐘，連敲了四下，心下不由得有點兒着急，怎麼辦？四點了，可是一個字還沒裝進腦子裏去呢？時間永遠就是一種跟那輕輕的過去了，望着書本不由得發起呆來。

「砰！」的一聲響，房門被踢開了，我吃驚的回過頭去，原來是妹妹領着一羣鄰家的孩子，撞了進來，威風凜凜的樣子，

「碰！」一聲，書包飛上了桌子。於是上床的上床，上桌子的上桌子，幾個扭在一起，鬧呀，笑呀，打成一堆，頓時房裏給蘿蔔頭造了反，頭都吵暈了，叫他們下去，可是都好像沒聽見，我不禁動了肝火，於是大聲叱喝着叫他們下去，一個個都對我楞住了，妹妹跑過來，兩手向腰裏一叉，翻起了白眼，其勢汹汹的對我大聲的說：

「偏不出去！怎麼樣？這房間又不是你一個人睡的，你管不着！」

「我趕過去想打她，可是她好像早就有了準備，舉起了椅子向着我說：

「你來！你來！」

「哈哈……」一羣蘿蔔頭都笑起來了。

「呸！狐羣狗黨！」我吐了一泡涎在地上，恨恨的罵他們。

「你是兔子黨！」妹妹喊着，拿着椅子對我一揚一揚的。

「哈哈……」蘿蔔頭又笑了。

「這般小鬼真不是東西！」我恨得牙齦癢的，但是望着他們，竟毫無辦法，無奈，只好自認倒霉，拿起了講義走路。

「哈哈……」看見我被吃驚，蘿蔔頭都勝利的笑起來，我恨恨的瞪了他們一眼，走出來用力把房門「砰！」的一聲關上，深深地吐了一口氣。

挾了生物講義，從家裏出來，向不遠的兆豐花園走去，往常看見別人在那兒唸書，總笑他們

是假正經，可是今天竟輪到自己頭上了。

爲了唸書需要清靜，所以在白亭子旁邊的樹下，選了一張椅子坐下。

沒有太陽的天氣，空中滿佈着烏雲，但是又不下雨，微風吹在身上，不覺感到有點兒涼意，也許因爲不是假日吧，所以游人甚少，除了啾啾的幾聲鳥鳴之外，空氣却是那麼的幽靜。

我坐的這一帶，椅子很多，可是都空無人坐，只有在距離相當遠的那顆柏樹下，有一位老者，正在那兒閉目靜坐。

翻開講義，我開始默默的唸着，一遍一遍地，不多會兒竟把器官發育，遺傳篇等都記得很熟了。

「唸書跟環境畢竟是有很大的關係啊！」我深深的嘆息着。

「小姐，用功嗎？」當我正唸到「血液循環」之時，突然的，一聲男人的口音，挾着生硬的洋涇浜國語，從背後傳送過來，我吃了一驚，可是不等我回過頭去察看，椅子的另一端，很快地坐下了一個高大身裁的人，赫得我趕快低下了頭，臉上不覺發着燒，心口也卜卜的亂跳着，感到異常窘迫。

「我絕對不會認識過這樣的冒失鬼啊！」我暗暗的想。

「一個人看書不冷靜嗎？」很快的那人又接

着說了，有點賊態嘻嘻的。

我開始明白自己是遇着了怎麼一回事，又慌又怕，一時手足無措，不知怎樣對付才好。

「去看大光明的『漁家女』好嗎？」很快的他又說了，並且向自己這邊移過來。

我又窘又怒，挾起了講義就走，誰料那人看見我走，他也跟在後面，嘴裏還在噙噙嚙嚙的乾淨，當時真想回過去給他兩記耳光，讓他知道一點兒利害，可是再想想，覺得這種人等於一隻狗，跟狗去計較，反而看低了自己的身份，太不值得，於是加快了步子，向人多的地方走去。

在靠近大草場的柏樹旁邊，有幾個帶着外國孩子的阿媽，坐在椅子上談天，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擠進空搖裏坐了下去，那個神經病，（據我看來，那人的神經一定錯亂了，否則怎會這樣的管不住自己？）却楞楞的站在那邊，也許是因人多，所以不敢過來。

「好險啊！」我暗暗的爲自己慶幸，不覺揚揚得意的望了他一眼，哦，我的媽！這不望還不打緊，望了一下，差點沒連隔夜的飯都嘔了出來，天曉得！就這副情形還要出來釘梢，也不回去照照鏡子。

這傢伙的頭髮，是怎麼回事？就跟黛玲家那隻禿禿的毛一樣，彎彎曲曲的鬆着，一張馬來臉，額上的縐紋，和兩頰堆滿了雪花膏，好像南貨

店裏櫃台上擺的柿餅，眉毛，眼睛，鼻子，都成了親家，擠在一塊兒，還要架着一副黑眼鏡兒呢，阿彌陀佛，真是罪過！

我感得趕緊回過頭來，不敢再領教了，心裏直打着噁心，我不由得懷疑着。

「這怪物到底是人，還是鬼啊？……」講義也無心再唸了，呆呆的望着那幾個外國孩子玩洋娃娃。

「倩瑜！」忽然聽見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抬起頭來，遠遠的看見藍彬揮着手向自己這兒跑來，我好像得了救兵一樣，高興得大聲地喊。

「藍彬！」
「倩瑜，你一個人跑這兒來唸書？」他走過來，看見了我手裏的講義好奇的問。

「你能來，我不能來？」我見他替下挾的書，不服的說。

「得！得！你的嘴總不肯饒人。」他笑了。我想起剛才的事，想叫藍彬把那傢伙好好的揍一頓，出出氣，可是當我回過頭去時，那裏還有人影？大概早就溜了吧，因爲藍彬比他還要高半個頭呢。

「藍彬，送我回家！」命令式的口氣。
「遵命！」像一個小卒對長官一樣，正經着面色。

我不竟笑了起來，他也笑了，在笑聲中，我們踱出了兆豐花園。



金熊牌
防雨布
同不眾與 超高質品

出品公司有限份股織染生友
五二八七九話電 號二一弄八八二路南雲海上

二八



介紹日本的婦女

路培華

在日本的家庭中，婦女簡直是純粹的女傭，即使在西洋化的家庭中，那些尊貴的婦女，當穿着西裝的時候，很像「男女平等」的神氣，然而回復到日本衣着的時候，仍然要跪着去服侍他的丈夫。

日本國男系的重要，是從國家的宗教習慣造成的，宗教習慣的主要事務是敬禮祖先，但自古被敬禮的只有男系的祖先，無論在那一家的神堂上，女系祖先從來沒有被祭祀的。財產也是大半歸男系授受。因此一個男孩子生下來的時候，在一個日本人的家庭裏真受無限的歡迎；然而換一面說，日本的女孩子也並不因男孩子的受歡迎而致受到不平的待遇，她的被愛護正和她的兄弟一樣，不過對於家庭系統上，不像男系一般重要罷了。

日本女子的教育程度，普通都是中學畢業。稍為富有的家庭中的小姐，中學畢業之後，也有再進專門學校的；如女子職業學校，女子美術學校，女子音樂學校，女子醫專，花嫁學校等。這些專門學校的女學生，多半都是日本有產階級的家庭，和日本最新式的家庭裏的小姐。以上的那

些專門學校，除了制度或許與中國的不同外，其他都是和中國的學校差不多的，唯有「花嫁學校」，「很特別，原來日本的新娘叫做「花嫁」，這個學校就是新娘的預備學校；所以她們的課程，都是研究怎樣整理家庭，怎樣服侍丈夫，怎樣教育兒童；總之，都是一些「賢妻良母」的教育。

日本女子在學生時代，與男子交際的機會極少，因為日本全國的學校只有小學校是男女合校的，所以日本的男女中學生彼此都沒有認識的機會，除非是已經訂婚了的女學生，才有機會和自己的未婚夫自由出外遊玩。此外有男朋友的女學生是很少的。不過當她們結束了學生時代，變成職業婦女的時候，就可以有很多與男子接觸的機會了。本來日本女子要比男子多幾倍，所以女子職業很發達，無論最大的百貨商店及各大會社中，女性職員總佔多數。這時候她們和他們，每天都在一塊工作，當然可以自由選擇對象，不過日本人對於結婚的事是看得很嚴重的，所以往往一般青年男女，無論兩人相戀到甚麼程度，而當她或她們結婚的時候，其對象不一定是自己的愛人。當然自由結婚的也不少，不過計算起來，由家

庭主張的總佔多數。日本人的階級觀念很深，和中國古舊的家庭一樣，要「門當戶對」此外還有一個最嚴重的難關，就是日本人對兒女的婚姻，並不只是父母認為合意就算決定了，是要經過家族會議之後，沒有一個家族提出反對的時候，才



日本女子嫁時，須白冠白裳赴神廟告祭，圖為土生先生女公子嫁時廟祭後所攝，白裳已寬除，僅留白冠。新娘右立者為新郎，左為土生先生（前德源公司總經理）現已告老歸國，其右係新娘之令堂，再右為土生先生公子。

芬京的生活

北歐大都市巡禮

沈翊鵬

芬京赫爾辛啓(Helsinki)濱芬蘭灣北岸，港澳曲折，爲北歐的一大海口，夏秋二季，商務繁盛。

到了冬天，赫爾辛啓就變成一個昏黯的城市，層層的灰色雲塊，低低地垂壓下來，似乎就要觸到尼古拉教堂的尖塔。太陽到上午九點鐘，才懶懶地升起來；下午三四點鐘，便急忙忙地沉下去。它像是要趕到一個好客的慇懃招待它的地方去，至於光臨赫爾辛啓，僅是一種不得已的應酬吧了。

所以，冬日的芬京，是一個難挨的，疲倦的季節；整個的城市都睡着了。街道上行人零落，只有四輪蓬車的馬蹄聲和車鈴聲，在寒冷的空氣中震盪。

赫爾辛啓的四輪蓬車依舊是風行的交通工具，看到這種蓬車，不禁令人憶起古老的俄羅斯來。雪橇也還很普遍，但，要論價廉迅速，自然仍推電車。車上的售票員都是女子。芬蘭的婦女職業一向就很發達，這是環境使然。在冰天雪地的困苦條件下，生活是艱難的，要活下去，無論男女都不能不從事生產。現在戰時，芬蘭婦女活動的職業部門，當然更廣泛了。

冬日的芬京積雪很深，市政當局乃頒布一種各掃門前雪的清道計劃，所謂門前不僅是石階，街道也包括在內；如不願清掃，可以繳付一定數目的清道捐。

因此，大雪一停，就看見男男女女在每條街道上掃雪，積雪都用雪橇運到海港去，像裝垃圾一般。但，另外還有一種融雪機，爲芬蘭人所發明，裏面燒的是木塊，把雪鏟成一堆以後，便可以用這種機器融化，非常便利迅速，融化的雪水流入陰溝中。這種融雪機已經行銷於世界市場。

死灰沉寂的冬日芬京，到了星期這天就活躍起來了。男女老少都到戶外來做滑雪運動，赫爾辛啓的海港，及它四周星羅棋佈的小島上，萬頭聳動；雪地冰上，各顯絕技。入晚，飯店，舞廳，歌劇院，電影院，生意都很興隆。

芬京的春天，在你一覺醒來以後，就突然降臨了。窗外的樹木都有了綠意，青草從雪地上探出頭來，海港的冰塊鬆動了，路上的餘雪也融化了。

於是，在幾天之內，冬天消失得無影無蹤。圓石子路在陽光下閃耀，雪橇收起來了，高輪馬車在街上緩緩地走過去。

算決定。這種「家族會議」不知害死了多少青年男女。

「服從」這句話在日本男子的一生裏是局部的，而在日本的女子一生裏乃是終身的。從一個尙不會說話的嬰孩起，就開始教給她初部的「服從」，日本有一部古書，叫閨門寶訓，這是一卷少女們和婦人們的道德法典，開首就是說婦女應該有三種服從；第一，當沒有結婚的時候，應該服從她的父親，第二，當已經結婚了的時候，服從她的丈夫，和丈夫家庭中的各尊長；第三，當寡居的時候，服從她的兒子。（與我國三從四德之說相彷彿。）所以日本的女子，出世就服從起，一直到離世爲止。

普通一般半新舊的家庭，女孩子在三歲以前，把頭髮剃成各種奇異的花樣，三歲以後就得留着頭髮，任他長到天然的長短，到了七歲便圍上那條堅韌的腰帶，一到十五歲背上就背起那個中國人看不慣的「包袱」起來了。這時候是她穿着華麗衣服的年代，也是她開始享受的時代；因爲一經結婚，那扇快樂的門就關閉了。日本女子結婚的年齡是很早的，普通都是在二十歲以內，一經結婚便不能濃裝豔抹，愈是高貴的家庭，愈是穿着清淡。從結婚的那天起，她就要和自己的親屬完全分離，所以結婚的時候，新娘穿着一身白色禮服——喪服——表示悲哀的形式；而且當她

最後，港口的冰塊全都融解了；第一艘海船駛進芬京。而短促的春日也就完了。這時的季節已交進夏天，涼快的夏天，也是多雨的夏天。但它帶來了無窮的戶外生活，無窮的陽光，無窮的愉快。

夏日芬京，最引遊人注意的，要推南港方場的露天市架了。每天早晨，鄉下人裝了菜蔬，水果，魚肉，花朵，乾食物，及各種家用用品，到這裏來售賣。

到此來做早市的鄉下人——多數是婦女，依照着警局指定的地位，搭棚設攤，營業時間只有四小時，芬京的主婦趕來買小菜，買花朵。

因為市場是在南港碼頭上，所以也有從水路來的鄉下人，她們把船攏近岸邊做買賣，多數是賣魚蝦之類，她們的丈夫則是漁人。船上的漁婦們往往穿了鑲邊的，花花綠綠衣服，很是有趣。

芬蘭人是愛好清潔的，市場散了後，十分鐘內，南港方場就恢復了本來面目，乾淨無瑕。

赫爾辛啟附近有數百小島，是避暑的樂園，幾乎市內的全部中產階級，每屆夏季，都到小島上去住三個月。好在有小汽船往來，職務上並沒有什麼不便。

六月二十三日是芬蘭的假日，芬京的人民，二十四小時都消磨在露天下。太陽到晚上十一點半才暫時地西墜，散沙般的小島上，萬家燈火齊明，人們筵歌歡舞，到了早晨一點半鐘光景，太陽又從東方升起了。

芬蘭人素以運動發達馳名世界，田徑賽屢創世界紀錄，划船，游泳，足球都很普遍；夏日的芬京，浸沉在運動熱中。

芬京的造船業很發達。芬蘭人一向是藉了波羅的海，和西方的國家相互溝通的。芬人多係老練的航海家；更因為全國盛產森林，木材的價格很廉，船隻原料不虞缺乏。芬蘭的商船在五千萬以上。

芬蘭的京城本來在亞坡(Abo)，也就是現在的土耳其庫(Turku)，一八二七年發生了一次不幸的大火災，當地大學遷到赫爾辛啟，結果政府也決定遷都了。赫爾辛啟本來是叫赫爾森法斯(Helsingfors)的，這個名字是第一次大戰後所改的。

芬京的建築近年來也很發達，過去的赫爾森法斯全是低矮的平房，現在則多是高樓大廈了，成爲一個嶄新的京城。芬蘭房屋的式樣都很簡單，他們要在簡單樸素中表現出一種藝術的美來。

赫爾辛啟的街道也修飾得相當整齊，其中以Esplanade路最爲寬闊，兩側傍植樹木。

至於交通方面，芬京是全國的樞紐，有鐵路直通蘇聯及瑞典二國及其他各地；更有公路與運河相輔，可說是相當的便利。

平時芬京的夜生活就不很發達，當此戰時，這個歐洲大陸最北都市的夜晚，想必更見淒涼冷落吧。而且時序轉寒，赫爾辛啟的人民，又要嘗昏黯冬天的滋味了。

離開娘家的時候，要舉行一次「火禮」彷彿屍體送入坟墓一般。這是表示新娘出嫁以後，對於娘家從此斷絕，她的終身必須銷磨在服從她的丈夫，和他的家族裏。

新婦來到婆家以後，她的華服和她的樂境，從此與她宣告離別。穿的是一種素淡的衣服，早晨要起身很早，灑掃洗滌，整理房間，這是婦人的義務，無論多麼富有的家庭，也不可差遣佣人去代做的。早晨的工作完了以後，就要給丈夫擦皮鞋，預備丈夫出門，並且要在門口等着丈夫穿鞋，（日本人在屋子裏是不穿鞋的，地上都是鋪的蓆墊，）一直跪到丈夫出了大門口才可以起來。

日本女子在沒有出嫁以前，最喜歡穿紅紅綠綠的顏色衣服，可是當她出嫁之後，便盡力的使自己醜惡。據說幾十年前的日本婦人都是黑牙齒，其實並不是天然的，乃是故意將牙齒塗黑了惹人厭，表示不願意於自己的家庭以外，再惹人注目。如今這種舊思想的婦女是沒有了。

日本的婦人若是成了孀婦，那是最淒涼的，終年都得穿着黑色的衣服。有的舊家庭的婦人，頭髮也得剃去。也有孀婦再嫁的，不過這都不是普通女子，一定要有學問，有特長，或是生得非常漂亮的女子，才容易再去找一個對象。有人說：日本的少女有天堂的景象，日本的新婦，有鴿的景象，日本的孀婦有鴉的景象，這真是說得太對啦！

人生信箱

又想念，又怕見

人生信箱編輯先生：

在三年前，當我還在大學念書的時候，有一個男同學，以借筆記而與我開始相識了。在那時，我以為朋友越多越好，況且他又是我同級全系的，讀書也很用功，國文根基很好，正是切磋的良友呢！此後見面時談談功課方面的或同學間的瑣事，這樣的過了三個學期，到了第四個學期，就是去年春天的時候，他似乎歡喜常和我講話，和我常在一起，放學的時候和我一同乘車，但我對他仍和以前幾學期一樣，有時我竟對他冷淡，因為有一種偏見，以常常和一個異性在一起，別人會疑心他們是相愛了，事實上我那時候，覺得他並沒什麼可以使我愛他的地方。

時間很快的過去，眨眨眼畢業考試已完畢，同學都各自東西的分散了，在放假後一星期左右，他給我一封普通的問候的信，我爲了人情的關係，不得不回他一封信。後來他常來我家閒談，我那時已畢業，沒有找事做，在家閒得難受，有同學來閒談，倒也可以解悶。不久，他考取了銀行（他現仍在銀行任事，月入二百餘元），每星期

給我一封信，隔一二星期來我家玩或約我看電影；這樣的到了秋末的時候，他來信向我求愛，我婉言的拒絕了。但他仍來我家，約我出去玩，我常常托辭謝絕他，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最近九個月來，我常想念他，希望他來看我，但當他來的時候，我又怕見他，我始終以為我們是不配結合的，這是否是我的不合理的見解，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有中等的身材，白白的臉，有些鄉下氣，身體不十分健康，穿着長衫，人很忠厚，直爽，性急，固執，怕難爲情，容易動氣，不會談天，不好動，不會吸煙，打牌和跳舞。喜歡看小說，電影。

他的家是在近上海的一個縣城的鄉村上，父母雙全，有三個弟弟，都在上海的中學裏念書，父親在內地政府機關中充科員。據他自己說，家鄉有住宅，有些田地產業，但也不多。

我生性好靜，不愛多說話，不會交際，易因煩惱而流淚，喜閱雜誌，看電影，做針線，聽平劇，在馬路上閒步，和知己閒談。我很老實，不會諂媚，不會敷衍，見了好吹牛或好出風頭的人，不高興和他們多談話或常在一起玩。我喜歡穿入時的衣服，式樣舊了，就會放着不再穿，但近年來這種習慣已減去了些。

我很隨遇而安，有時朋友叫我去看球，我

雖不喜歡看，但也會和他們一同去；叫我去跳舞場，我雖不會跳，也會去坐到午夜才歸家。我愛新奇，沒有做過的事或沒有到過的地方，我常想去做一做或去一到。

我從小生長在上海，父親就是前清的官員，現在上海經商，家境相當的寬裕，父母都很開通，從來不干涉我的行動，一切都我自己作主，關係婚姻的事，當然不會例外。我從去年畢業以來，任職於某中學，每月有百餘元的收入，我每月大約用去七八十元，作爲買衣物和零用，餘下來的自己存放着。

現在我已把我倆相識的經過及性情家境都說給先生聽了，下面有幾個我自己不能解決的疑問，希望先生一一答我。

（一）他這種性情脾氣，和我的能融洽嗎？假使結了婚，會不會時常吵鬧？

（二）照他的經濟狀況，能否在上海組織一個維持安適中等生活的小家庭？

（三）他說他愛我有安詳的舉止，靜嫻的個性，和能服務社會。但我知道已婚女子在我國的社會中，很難插足。並且女子結了婚，再去做事，有種種的不便。萬一不幸，我爲了上述原因的一種而不能出外做事，他就會和我感情破裂嗎？

（四）我比他大三歲，與年齡相差太多的人結婚，易產生惡果嗎？

(五)現今社會中，仍有一般人以爲嫁娶應當「門當戶對」，我不知道這種觀念是否有採取的必要？

(六)假使我們是不能結合的話，那我應當怎樣使他不再追求我？但最好要使他感覺到失戀的痛苦，因爲我不願我的任何朋友爲我而受苦。

這六個問題，麻煩先生答覆我，以解除我的疑問，這是我所切望的。敬祝撰安！

尉遲茜上

蕭女士：

謝謝你對於我們的信任，但是我們的答復也許不合你的理想，祇能做一種參攷資料而已。

你一方面「始終以爲」你們「是不配結合的」，而另一方面却「時常想念他，希望他來看你」但是「當他來的時候，你又怕見他。」從這一點看起來，我們知道你的內心是有一種矛盾與衝突存在着的。關於這一方面，我們以爲你必須把問題想得清楚透澈，把內心的衝突與矛盾消除掉，然後才可決定你的終身大事。

關於你所提出的問題，我們的意見如下：

(一)他的性情脾氣，是否能與你融洽，最好從日常的生活上去觀察，因爲人情到底不是死板板的東西，不像化學的原料可以根據方式來加以配合。婚後是否會時常吵鬧，那也要看兩人是

否真心相愛，是否有互相的了解，有沒有體貼與諒解的精神，不能够在婚前由沒有關係的第三者隨便下斷語的。照你所描寫的，他在這一方面的最大的弱點，可說是「容易動氣」這一點，至於「性急，固執，怕難爲情」這幾點，關係較少，但是如果過份了，也是小疵。

(二)照他的經濟狀況，如果全靠這有限的薪給的話，要在上海維持一個安適的中等小家庭生活，可說是相當的困難。

(三)照普通的情形看來，一個女子婚後不到社會上去服務，多數是爲了要照管家庭的關係。如果不是爲了偷懶或沉迷於不正當的娛樂的話，他當不至於因你不能到社會上去服務而與你感情破裂。但是爲求雙方能得到一種較親切的諒解起見，你不妨在婚前（如果要結婚的話）把這一點提出來和他談談。

(四)社會上的習慣，丈夫多數比妻子年齡略大，但是祇是習慣如此，並不是非這樣不可的。關係這一點，我們以爲你應該注意的是雙方的智識水準，情緒成熟的程度，以及心理上的年齡（Mental Age）是否能夠互相配合。如果在這一方面沒有甚麼問題的話，那麼你大他三歲，也未嘗不可結婚。

(五)所謂門當戶對者，如果是專注重在雙方的財產，空虛的銜頭，或無謂的資望上的話，

那是很沒有意思的。可是如果雙方家庭的教育水準，社會背景，思想方向比較相同，結果總是可比較美滿，這是無可否認的。如果從後者的意義上去注意「門當戶對」這四個字，那麼這個觀念倒是很重要的。

(六)假使你以爲你們不能結合的話，可以爽爽直直地告訴他，或者找一些藉口（如你將嫁別人之類）請他不必再作太大的希望。要他完全不感到痛苦恐怕是辦不到的，但是我們相信他受得了。

人生信箱編輯部

好惡的小婆子

人生信箱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啞女孩，現在已經十九歲了，在盲啞校初中肄業。

第一，關於家庭的腐敗的事，我自從六歲的時候，因爲害了重病，已愈好數個月之久，就變成啞啞的女孩，父母親對於我身上有缺陷的事很担心。到了七歲的時候，母親生了大弟弟，出乎意外，他害了重病而死，使家庭中的人無限悲傷。在民國十九年，父親在外面做事，不料，他討了個好惡的小婆子，本是跟我們在一塊兒住。我家因受小婆子天天胡鬧，就把兩方面分開，我家住在鄉間。我家的生活費用，靠父親按月給錢不多，誰知她和父親結婚已十幾年了，兒女都沒有

生，只能使她一人過快樂的日子，而使我們母子都是吃苦。先生！我母親是一個最賢慧最知禮的女人，當父親討了小婆子之後，操守了十幾年的貞節，對於我們子女教育有方。尤其是不會說話的我，忍苦的養育着，至現在我長大後，她不斷教我努力上前，希望我將來在社會上做有用的人。我最恨小婆子，天天想把她逐出家門。可惜得很：我是一個懦弱的女孩子，又是不會說話的人，所以我無法把她趕出家。如果不把她趕出家，會使家庭不安寧，所以要求先生回答，請給我一個辦法。

第二，關於我的愛人的事。我自從到校之後，學問太低，一切道理都不懂，幸虧有一個姓劉的男同學，他熱心指導我的一切，使我增加了許多智識。我眼見他孜孜不倦的指教我一切，就很喜歡他。他因眼見我的性情溫柔，做事勤謹，也就很喜歡我。終於我們彼此相愛了。我們相愛了三四年之久，還沒有準備好訂婚的時候，我的堂兄初到我家來玩。我本是不認識他的，既認得他是我的堂兄，就用筆和他談了不多話，他暗暗地很愛我。後來他離開了我，在外面寫一封信說外面有要事要我來，出乎意外，他對我說：「好妹妹，我愛你。」我的眼睛一看見他說出「愛」的話，使我心肉如刀刺一樣的失望極了！那我不敢答應他，他因為他的前妻的意見與他不合，他們

結婚了數年，生了五個女孩。他們的婚事就是從幼小時，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訂了婚，現在長大了，兩方面的意見不合，打算願意解婚。但是他要我作他的老婆，我本是不願意的，因眼見他的性情很好，能刻苦勤勞，受了他的好意而覺得很抱歉，思有以報答他。

先生！可惜得很！我是一個懦弱的女孩子，沒有勇氣和決心，叫我到底怎麼辦呢？他說因為我是會說話的女孩子，性情很溫柔，和他的意見相合，所以他很愛我。我想起如果做了他的老婆，會使人譏笑呀！我對他的事冷淡些。可是他對我還抱着希望，天天不斷勉強我要我嫁給他。當然，我不能做殘忍的事，去爭取堂嫂的幸福，我不能爭取別人的幸福以滿足自己。最後，我怕我會對不起堂嫂，對不起劉姓的同學，對不起父母，更對不起女同胞呀！

先生！我真是一個沒有勇氣的女孩子，他屢次向我要求結婚，我無法可想，只得答應他了。他到底怎樣，愛不愛我呢？恐怕不成了吧！我的痛苦真太大了。現在我不知應付這兩個難解決的問題。先生！你是我的救星，千萬請你熱忱地賜給我一個解答，我決定照你的指導去做，我真是感恩不盡了！此請
撰安

一個家庭的苦悶而懦弱的女孩子周振文敬上

振文女士：

關於你的家庭問題，我們以為是比較容易解決的。目下你們家庭的生活費用，是靠父親在維持的，現在你想把那「小婆子」逐出家門，除非得到你父親的同意才可以的，但是這恐怕是辦不到的。而且你的父親跟她結婚已十幾年，一時恐怕也不肯爲了家庭的安寧而與她脫離關係。因爲在當初你父親討她的時候，恐怕就早已不把家庭的幸福放在眼裏了。所以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要維持家庭的幸福，祇好像一個斷了臂或失了足的殘廢者一樣，在可能的範圍內去尋求而已。如果要與普通幸福的家庭一樣快樂，那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關於已婚的堂哥向你求婚的事，我們以為你爲了自己的前途與幸福起見，無論如何是不應該答應他的。他已經結婚數年，是五個女孩的父親了，他根本上已經沒有資格可以再向你求婚了。現在的中國法律，根本上是禁止重婚的。如果他在與你結婚之前，先與你的堂嫂離婚的話，那麼你真在破壞你堂嫂的家庭完整了。你是沒有權利這樣做的。況且你與這位堂兄又沒有甚麼深交情，他對你又沒有深切的認識，就貿然向你求婚，這種婚姻是飽含着危險性的，這種求婚者也是一種危險的人物。有一種男人是看見一個女人就愛上一個女人的，你是不能不慎重啊！你既然要求自己的家庭幸福，你也必須尊重與顧全別人（不，不是別人，是自己的堂嫂！）的家庭幸福啊。你既痛恨那小婆子，你就不該再做別人家裏的小婆子！

人生信箱編輯部

一 前奏

戰禍像野火一般，彌漫了整個的世界，一星星的火花，爆到那裏，燒到那裏；人們像蟲蟻似的，其先還作逃避的打算，一到逃走不脫，也只好聽天由命，苟延一天，就算一天。

在野火煙霧的籠罩之下，我們可以看見蟲豸般的人類，有忙亂的，有悠閒的，有歡笑的，有悲苦的。他們不是不覺炎烈的野火是隨時可以臨到他身上，只是在無可如何的情形下習慣了，所以仍舊發揮「人」的本性，在爲自己打算，在分一寸的向前掙扎着，期待平熄的一天。

在城市裏我們看見人們仍舊熙熙攘攘奔走衣食；在鄉村中，永遠勞作的農佃們，雖是愁眉深鎖，但孩子們還是在該唱山歌的時候，儘興的高唱入雲，讓山風把歌聲帶到四野遍地，迴環不已，慢慢的消逝了。

這是春忙的季节；趕在忙裏，勤苦的蠶寶寶也跑出來了，向村姑們討桑葉吃。雖是碌亂之至，村姑們總是在清晨曉霧正濃的時候，喜氣盈盈地跑到桑林裏，那裏手眼伶俐的把桑葉一片一片的採取下來，又把頭面弄得那麼光潔，虔虔敬敬

地喂着蠶寶寶。

她們不敢大聲說話，怕蠶寶寶受了驚嚇。在忍不住的時候，她們悄沒聲的低唱着，表示心底裏的興奮。她們把桑葉親手一片一片的整理得那麼碧綠光緻，同時還要顧到誠心的懺禱，生恐那可怕的「瘟」降到蠶寶寶身上，這樣一直忙到三眠，一直忙到蠶寶寶都上了山。

「三眠」是一個可怕的關口；或成，或敗，都在這短短的幾天以內。村姑們沒有科學上的探討，也不認識空氣中病菌，只知道桑葉上的水珠和蟲霉不利於蠶寶寶，也知道蓬蓬的頭，不乾淨的臉，和不清潔的手，是一個大忌。此外只有一點虔禱的心。要是在三眠的時候，蠶寶寶拒絕桑葉，那是一個大災將臨的惡兆；因爲從此牠就變得懶懶地，不願動作，先吐着口沫，漸漸就全身化成一灘黃水。

這是蠶瘟！蠶瘟漫延起來，也同野火一樣，一星星的火花，會燒燬整個的森林，撲滅的希望很少很少。

二 家庭會議

徐逸民這個家，只有六口——夫妻倆和兩男

兩女。四個孩子是隔花兒生的，先是兒子，第二是女兒，第三是男，第四又是女，等等。

先要說到逸民本人。他是十九世紀末一年出世的，所以他的年齡倒不費記憶，紀元一九〇〇以後，有一年算一歲；譬如今年是一九四三年，他就是實足的四十三歲。

戰前，他的生活相當的寬裕，那時正在一個大學當教授。雖說他教的是一門冷門貨「國文」，可是國學頗有根底，又是本大學出身，國學之外，還亂七八糟懂些英文科學之類。本身還不斷的進修着，研究甚雜，可是提綱挈領，還在文學哲學之間。

自從在大學畢業以來，毛毛二十年，一直是在原受業的學校內，由助教一步步升到正教，又升到國文部長；薪水方面也從一百二十五元，疊積到二百八十元。教課之餘，除了閱讀外，還不斷的編書寫稿，按月也有百元左右的外收入。鄉下還有祖上遺下的田產，每年總有那麼一二千元的租米。平均算起來，按年的進項，也毛毛有六千元之譜。這點收入，雖說不大，在戰前却也相當豐裕。

加之逸民本人，除了聽聽名角，看看電影，有興時淺酌三杯之外，並無別的嗜好。除了常看的報紙和三兩份正當雜誌外，連參政書都不大購買，因爲本校的藏書，和公共園就是他的收藏。

因爲腹內收積的雜碎很多，人又是那麼坦白溫文，言行之中，還附帶着一些些不可思議的神祕意味，所以成了大學青年的偶像，十之九都對於他傾倒親近。

「三立，昨天你給我的那個數謎，我已經排演出來；可是你這孩子太調皮，所以我也賣一個關子，不直接給你答覆。」……

「琦，你說實際是四眼一板，我看這話不科學，最好用鋼琴擺對較着一唱，三眼還是四眼，或是四分拍，就可解決。」……

「士敏，據我參攷得來，桐油確實可以製成硬性人造橡膠，小試恐怕困難。」……

壁調是那麼溫和圓潤，解答明晰而又簡短；門類又是那麼博而雜，他簡直成了一般後學的活動百科全書。

家中，太太是一個千中選一的賢主婦；中饋之道，按她日常的成績說來，確可得到一個優字的案語：家政那樣的正確，佈置那樣的舒適；因爲精明，經濟上打算得那樣的妥實，一家六口，衣食住行，料理得不豐不儉，四個孩子的大學費用，都按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利用整存零取，利上加利的方式，早已儲蓄起來。

戰前，這個家確實稱得起「模範」或是一「美滿。」

戰後？說起戰後來，那是一個三部曲；起首

二年，雖說惶惶不安，生活還過得去，排場上雖是稍稍緊縮一些，因爲太太要面子，還是人來客往，照舊應酬。可是從此就種下了扯東補西的病根。

到了第二個兩年，頭一年還勉強混着；第二年，生活指數，像暴熱前的寒暑表似的，突然上升，又加上了新幣舊幣的纏夾，幾個孩子，幾乎弄得失學；日用飲食，更是手忙腳亂，顧到早顧不到晚；經濟支絀固是一個大原因，然而竟是買無可買，任是太太如何精明強幹，也弄得捉襟見肘，甚至焦頭爛額。

這三部曲的第三部，正是戰與後的第五個年頭，也就是我們的故事發生的前夕，這模範家庭的美滿生活，一變而捲入隱貧的橫流中。

隱貧這境况的畫面是相當淒慘的：譬如大寶士玉，已經是二十三的青年了；學問上的修養，和歷來的環境，把他陶冶成了一個小紳士，可是任他函養如何深，也覺得有些忍耐不下去：

「爸爸，與其這樣的勉強求學，您還是讓我暫時幹點甚麼。」

「孩子，幹甚麼好呢？……滿眼一觀，你瞧有我們該走的路嗎？工，商，學，還是學界比較清靜，可是那裏不是滿滿擠擠的，同時誰不是在那兒叫苦連天？況且，從人類互助的立場上說，

你插入一足，也許有那不及你的，就得退出一足，不是嗎？……我想你的理科學分，至多一年多就可完成，還是安心幹下去，得閒就幫着弟弟去軋一回米哪油哪什麼的……」

三寶士珉也有十八了，在全高中是鼎鼎有名的運動健將。無奈年青好勝運動過分劇烈，而營養又太差，體質上於是起了極可怕的變現象——心臟衰弱之外，肺部也有結核的徵兆。自從油，米，煤，來源不暢起，「軋」成了他的校外功課。因爲不願同老媽子車夫們較量，只有示威的辦法，所以他老是全副足球武裝，在軋的陣線上，守住他的崗位。

三個女傭，只贖下一個，還是爲了老，病的關係，不忍斥退。所以二寶士珉，四寶士珉，把一雙十指尖尖，柔軟滑嫩，正纏着鋼琴提琴的手，冷的熱的，磨成了幾隻鑲了黑油紋的胡蘿蔔。

太太呢，那是這一幕戲中最可悲嘆的一個角色。幾年來的身心磨折，先還強打精神，努力支持；其後簡直有些招架不住。既好強又顧面子，遇到這種時局和境地，一百元到手，只能抵到三五七八元開銷，派來的米，除掉沙土石子，只能一五一十的計粒下鍋，軋來的油，只有幾滴眼水一般，縱令太太長於打算，究竟怎麼個打算法？這麼一來，當然焦灼憂急，現金早在年前設法提取用盡，贖下早年賠嫁的私房金器首飾，和孩子

們名下的鎖片手鐲等，也早經折變，買了黑市米煤食用。鄉下租米，非但不見一粒到手，還得設法拿出現金，去上什麼什麼稅之類，等等。

太太當然心力交瘁，精神一衰，病魔趁勢襲來。據醫生檢驗，說是急性胃炎。只診過兩次，打過兩針，醫藥費早將全家的生活日用銷去一半。廣告上不是有些百靈百效的成藥嗎？太太比較，一推算，決定「自療」。成藥倒是好像有些靈效，可惜一個易治的急性，自己自療，成功了一種不得除根的慢性。人固然可以起動操作，可是三天兩頭就得犯上，一陣胃痛嘔吐。

「三好婆，您照這是怎麼辦才好？」太太拿這個病的問題，去請教一位曾經病過的老資格。

「嘿，好話不傳六耳，二小姐，你只照我的辦法，包你毛病斷根，瞧我……就是一個活證據——再說，二小姐，這種反亂的日脚，過一天算兩個半天，你還守些什麼章程，聽我說，你這就跟我來！……」

太太是跟三好婆去了，果然一試就靈，不花一文之外，還帶了一包香煙糖果回家。賢明強幹的太太，從此就算換了一個人了！

至於逸民本人，對於一家人的心情動向，何致不能燭微鑑機，而有所佈置打算？戰與後他因老家那邊離開上海並不遠，而且一夕數驚，雖有幾十畝田地，也無法困守；上海雖不是什麼樂土

，倒是年代久了成了第二家鄉，只要抱殘守缺，立志過着澹泊的生活，正可隨遇而安。一動不如一靜，不是嗎？

到了實在過不下去了，便將自己閱讀修養的時間，抽出一部分來，另外又担任了一個大學的英文講師。這樣兩方一湊，一月連生活津貼也能收進這麼一千六七百元。

只是孩子們在學校裏不能照前那麼寬裕，樣樣也都學着打起小算盤來罷了。譬如大寶士玉研究化學，一隻試管就是五元，那也只好小心翼翼，生恐燒破了。三寶的一雙跑鞋就是三四十元，外帶買不到手，也只好把舊的設法整理，勉強應用。士瑤士琪兩姊妹，早把鋼琴科停止，開學派好了功課，趕緊就向同學商借舊課本，或是一晚上舊書攤去作那回子覓寶的工作。

就這樣的節約儉省，仍舊入不敷出。孩子們三番五轉，要求爸爸讓他們各人暫時輟學，向職業界上去活動。可是老被拒絕：

「孩子們，守住崗位罷。……爸爸絕不致於太糊塗……寧可苦熬下去，別到將來叫人家說你們是臨陣脫逃的癩種。……我豈有不同你們表同情的道理？我難道沒做過孩子，還不知道孩子的痛苦？……我勸你們還得努力，爸爸是時時刻刻照拂着你們的……」

孩子們經這種慈顏和色的一說，也就只好咬

着牙齒往前幹去。一年又一年，一日又一日，直到最近這一次家庭會議，那就是戰後第五年的春末夏初，時局和市面動蕩得最利害的一個時期。

從前這種家庭會議，也就是一種吃喝娛的家庭團契意味，所以每次開會，多半是在河北填鴨，或是悶爛雞，或是涮羊肉，或是全家福之後；偶或也在郊遊野食或外埠旅行的時候同時舉行。在這種會議中，家長或是孩子們，有話說話，無話，就來一段新練的玩藝兒，助助餘興。逸民的宗旨是要孩子把個人，家庭，社會，世界，的團契，借着這小型的會集聯貫起來。在這小小的會集中，孩子們都是操練着社會的眼光，個性自由發揮的心理，謹守着自然的秩序和應行的合理儀式。換句話，在會中他們又是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同時也是單獨的社會一份子。

這故事發生前夕的這次會集，形式上當然有些變動了。這是一個暴風雨將臨的天氣，就在晚飯之後，大寶士玉輪到了主席的班次；大姐士瑤不知從那一筆賬中撥了一筆小款，備了些香瓜子和香蕉烏龜糖的兩色點綴。

下午，母親早就關照，有事請假缺席，忙匆匆的出去了，晚飯也沒回家吃。會室，也就是大家同心協力保留下來的這所三層樓房的客堂，也就是逸民的書房，大家散坐着；三寶，這可憐的運動健將，獨自歪在室角的小沙發上，懶懶地玩着掌心上的那一粒烏龜糖。

（待續）



閒說「天下」

蔣槐青

「天下」的計劃，小有眉目的時候，我會寫了一篇「談天下事」，說明我籌辦「天下」的動機和志趣。承芥翁推愛，付刊十一月號的「大眾」月刊上，以廣紹介。覺得意猶未盡，當本刊創刊問世，得償夙願，衷心愉快，莫可言說，所以不憚煩瑣，再補述幾句如下：

「百無一用是書生，」我縱非之乎的了嗎的書生，可是一身所做工作，從沒有和筆桿分離，幾次三番地考慮丟棄廝混了十餘年的新聞記者生涯，却又鑒於生活的重壓，使我不能不喘息苟延，何況生性喜與書本接近，有時也寫些不成樣的文章。我常常想，也常對朋友們說起，我平生最羨慕人家的事，不是坐汽車住洋樓，更不是發了幾百幾千萬元的財富，而是能辦個風行一時的雜誌，寫出清新典麗的文章。自己嘗夢想假如我也能辦一種刊物，假如我也能寫一手好文章，風行海內，傳誦一時，我認爲最樂意的事，莫過於此。這確是我唯一的願望。過去雖會經營過一二種小刊物，因爲是嘗試性質，草草了事，一切都沒有詳細計劃，內容膚淺幼稚，短命夭折，自在預料之中。至於寫文章吧，將成爲我終身的遺憾，學養不足，知識不豐，蹉跎光陰，了無心得。爲衣食奔波，喘息靡定，所謂十年窗下，縱有此志，甯有此福。至其極，「掃邊」「打雜」而已。我也想，假如我能成爲一名紮硬的「掃邊」老生，辛勤的「打雜」長工，未嘗不是我之所願。反正唱戲的主角，也得班底健全，須有綠葉扶持，我自願能做一名良好班底。因此，對經營刊物之志，縈繞腦際，怎麼樣也不能棄絕，何如得償夙願，也就毫無把握。人力財力都得兩全其美，方堪厥成。即就出版以後，銷行如何，亦是問題。這且不管，我想，假如計劃實現，癩痢頭

兒子總是自己的好，孤芳自賞，似也足慰平生了。

某一天，我和賢影兄閒談，無意間談到了目前許多刊物，治事處備有各種刊物雜誌，隨便又談起這些刊物的內容，「我們也可能試辦一種刊物，你有興趣沒有？」我有意無意地問他。他說大概要多少經費，我說五六萬塊錢，便可以對付，能有相當銷路，便可勉力支持。當時的談話，並沒有結論，就此結束。後來我和君豪兄在茶室裏聊天，彼此感到有些內心的苦悶，長日炎炎，行無所事，忽然他問起我芥翁的「大眾」情形怎樣，我說銷路很好，芥翁非常得意。豪兄接着便說：「芥翁的福氣很好」。言下頗有不勝頹羨之意。我便說，你當初籌辦「天下」的時候，芥翁根本還沒有想到辦「大眾」，那時上海刊物甚少，出版界正感到飢荒，要是你的「天下」在那時候出版了，到現在你不是可以比芥翁更得意了嗎？豪兄確實相當後悔。而且據他說，當時廣告方面，有幾位廣告鉅商願出力幫忙，且已接洽好的有近萬元的廣告了，結果他不知如何忽又作罷。我說，你現在開得可以，再來籌辦好不好？他說，你高興，「天下」就拿去辦，我決計幫你的忙，但我不參加。我說好的，不過編輯仍舊要請葉勁風先生擔任的。他說葉先生一定願意擔任的。從這次聊天的結果，我才真的萌起辦刊物的興趣，而且「天下」兩字的刊名，非常滿意。我便把這意思再同賢影兄說起。他非常贊成。同時，新都周刊正在考慮繼續還是停刊的兩可之間，他很興奮地說，不管「新周」繼續與否，積極籌辦「天下」。

賢影兄是位文縵縵的青年事業家，他的個性可以「天真率直」四字代表他，有魄力，有決斷。正向創業之途邁進的青年人，總喜歡什麼事情都

幹一下，何況他跨出大學之門放下筆桿沒有多久，對於文字的興趣，依然非常濃厚。同時對於「新周」方面稍有不快，某一天，他忽然很急迫地叫我趕快籌辦「天下」，愈早出版愈好。他真有那麼一股勁勁，正如他所經營的事業一樣。

隔了一天，君豪兄果然把「天下」二字的紙型和辭版，以及執照，還有一份他當時所擬的出版公司計劃一起交給了我。事情壓倒自己的頭上，反而使我有點惶恐，究竟在這個時代，辦刊物不是好玩的，紙張印刷的成本那樣貴，化這末大一筆資本，有沒有把握可以站住，問題是相當的嚴重。事後一想，我既有辦刊物的夙願，現在既有現成的刊名，又有了資本，那不是天假良緣，可以實現我的夢想嗎？這麼一想，我便決心開始籌備，一方面接洽買白報紙，一方面和許多朋友討論內容問題，以及廣告發行等等。承葉勁風先生擔任主編，恩霖兄擔任編輯，就托葉孫二公開始向各方徵稿。我進行各種事務。我才感覺到難是一冊小小的刊物，巨細事務，叢集一身，够相當麻煩的。但我並不覺得麻煩，反而精神百倍，什麼事情都自己去幹。爲了要明白現在幾種暢銷刊物的銷售情形，我曾幾次三番的訪問馬路邊的報攤，和望平街上的經售書報的人，更打聽外埠的推銷方法和手續等。幸而廣告方面有一部份可以移刊，尙可免強對付。我雖然一度擔任「大眾」的經理，（承芥翁的厚愛，推辭不獲，愧無建樹，方於前月辭，在此敬向芥翁致謝）而對於外地批銷等事，實屬外行，承芥翁指示，並仗商社馮董二君鼎力經銷，尤爲感戴。

「天下將請些什麼人寫文章呢？」一位朋友問我，他對於「天下」的內容相當懷疑，也相當爲我擔憂，他說最好不要抄人家的老調。朋友的建議，我非常感激。在五花八門，許多精彩的刊物中，再要產生一種獨特的作風，却是相當困難。對於目前這許多刊物，我都非常欽佩，每冊雜誌都有它的特點，我要在這些燦爛輝煌的雜誌界中，開闢蹊徑，不能不加以深

切的考慮。爲了這點，我會連續多天研究現在的刊物，更把從前的一西風「和「逸經」「旅行雜誌」等翻出來細細的揣摩，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要「言之有物」。爲這個問題，我和葉公討論了多次，又和昔日辦「西風」的黃氏昆仲嘉德嘉音二兄商量了幾次。他們的意思也是說不要太空洞。要有事實。現在文藝性的刊物確實已經很多了，再以文藝散文來號召，上海究有多少人對文藝散文寫得好的作家；翻開幾種雜誌，每種大都是有限幾位名家在撐柱子。老實說，文章寫得太多，題材不免要感覺缺乏。固然我很歡迎名家的作品，而即使無名的青年小夥子甚至販夫走卒寫來的文章，只要「言之有物」，文字通順，我更歡迎採用。所以朋友問我請些什麼作家撰述，我就回答說，名家固好，無名的也好。因此我不想再以文藝散文來號召，經葉公及豪兄定出一個中心，就是山水人物思想爲主體，而我的意思，最主要的是特寫，特寫的範圍最廣，無論個人的或社會的，以及一切文物，無不可以盡收筆底，我認爲記實特寫，夾敘夾議，是文學的基礎。實在題材豐富，言中有物，莊諧雜陳，雅俗共賞。便都是好文章。史實不免沉悶，文藝不免空虛；折乎其中，必須「言之有物」，我就是這個注意。雖不能篇篇做到，但願儘可能的實現。我們不想誇誕自大而假冒「提倡風雅」，或「振興文化」一類的佳名，我們只想：（一）一般學生可供課餘正當的閱讀品，（二）各種職業界中的仕女們，可由此而多得有益的知識。（三）在旅行舟車上或在就寢之前，晨興之後，得此一卷益知怡情。解脫人們精神上心理上種種壓迫和桎梏，復足以舒發及增加其生活的能力，覺得生命有趣有味和確有可愛的價值。這是本刊唯一的宗旨和願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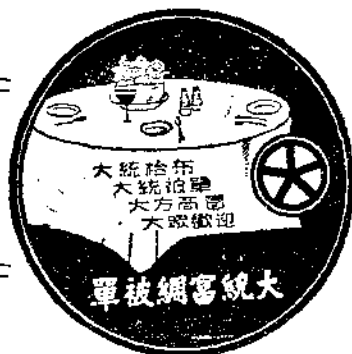
承許多朋友的幫忙指導，謹在此一併致謝。希望以後源源賜助，更希望讀者諸君給我們忠實的批評和合作。

（卅二年十月十六日）

迎歡人人

愛可條條

布拾麗美統大



單被綢富統大

售有均司公大各

品出廠織染統大

威權啡咖

館啡咖家皇

幽地 舒坐 獨全 富裝
靜點 適位 一滬 麗璜

(口路脫司赫特麥近) 號八七八路寺安靜
二九九六三 五六八六三 話電

適應各界需要

聘請名廚添闢

歐式大菜

美味適口!

使君滿意!

禮婚合聯範模

行舉重隆日一月二十屆七第

——息不年年——
——行舉月月——

林康侯
聞蘭亭三老
袁履登
同時證婚

禮堂：新都飯店禮廳
禮服：亨利禮服公司
照相：國際大照相館

主 贊助人：
朱谷林幹潘張嚴陳許方黃徐
似之入仰善獨彬曉椒金鐵
彭萍壽堯現鶴蘇初伯榮珊

索章處

- (一) 新都飯店—新新公司六樓
- (二) 國際大照相館—靜安寺路
- (三) 亨利禮服公司—靜安寺路二七六號
- (四)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威海衛路六三八號

〇〇八七九：話電 號五八一路南河：處事辦

社交
中心

新都飯店

食府
權威

上海最華麗最偉大的餐館當推新都，六樓中菜，七樓西餐，非特
錯饌精美豐盛，餐廳軒敞，而且座位舒適，侍應周到，音樂歌
唱，全滬第一，宴會交際，品茗用點，充足怡情悅性。

每天下午二時半開始的「君子茶座」，有宴普盧大樂隊演奏，中
外著名歌星獻唱流行歌曲。約你的密友談心憩息，聽歌交際，你
將感到人生是多麼美麗！

謀事請托，或商量什麼重要的事情，免不了要請客宴會，應酬
交際，新都飯店是著名的「社交中心」，食府權威，年輕，新
型，永遠站在時代的尖端，美麗，溫和，使人滿意！

地址：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六七樓
電話：九〇〇〇八・九〇〇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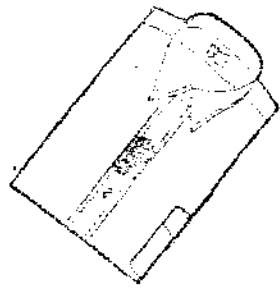
麗華·貴高·直挺·亮漂

衫襪脫麥司

◀滬全霸稱已業▶



西裝是十年前的
好，襪衫却須最
現代的；高貴的
人仕們，講究觀
衫，此中是有其
微妙的理由，說
穿了，也並不奇
怪！做新的西裝
，缺乏好料作，
要新的襪衫，却
有司麥脫。



·是數百次以後的成功·

藉數百位專家研究集數百餘技師動
工經數百次局部改造憑數百人嘗試
批評司麥脫襪衫能有今日地位

廠造製衣內準標光新

售均處各·品出新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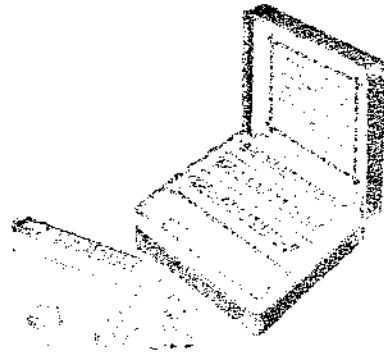
齒固·骨壯·肺補·癆防

PARACALCIUM

◀仰信人數多大▶

母素鈣

把鈣素母精
片溶化在牛
乳或在荳奶
內，其滋補
能力，堪稱
最高，而且
口味殊佳，
使兒童更樂
於進服。



鈣素母係綜合四種最名貴鈣劑所製
成之糖片，兒童毋須家長勸迫，而
肯按時進服，其功效非但可保證避
免軟骨病，蛀牙，益因肺部藉此強
健，將來可保證無肺癆的危機。

品出醫榮廠藥科美開

售經有均·房藥司公